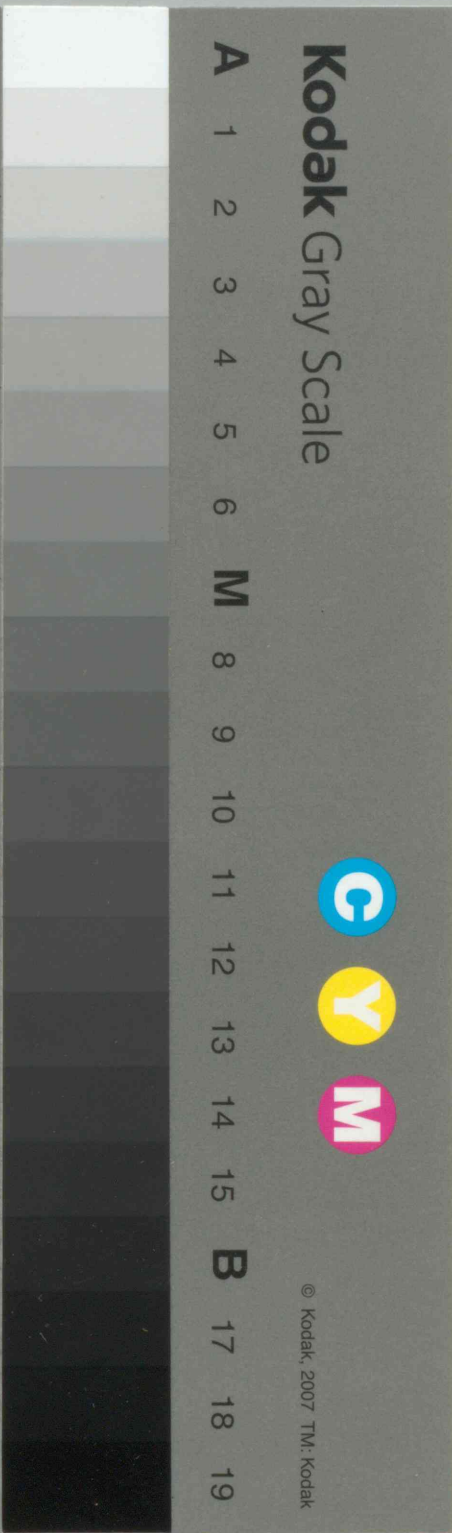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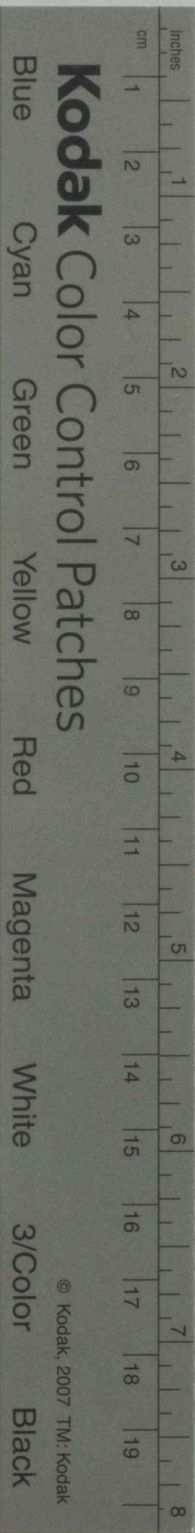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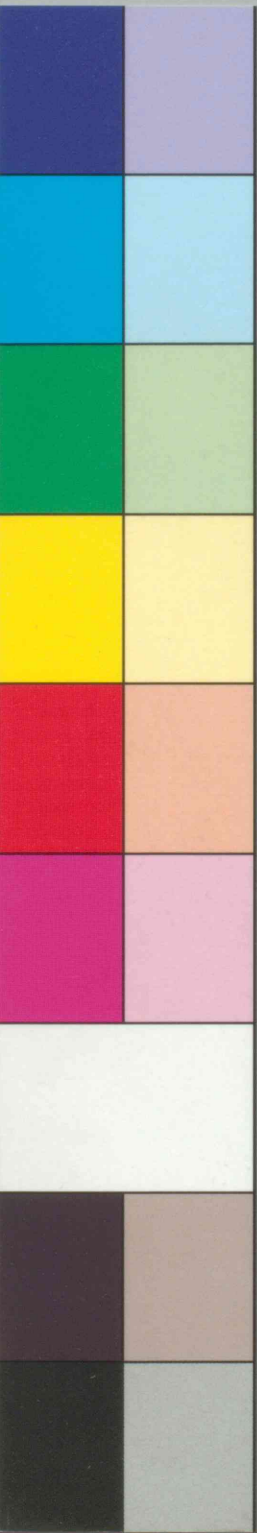


中等漢文教科書  
 林泰輔編  
 卷三

4a  
 820  
 K10



41911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21  
 20000  
 65669

42  
820  
大10

文學博士林泰輔編

# 中等漢文教科書

東京 株式會社 三省堂



## 中等漢文教科書 卷三

### 目次

一	示家塾生	古賀 焜	一
二	進學喻	柴野 邦彦	二
三	格言三則	青山 延壽	四
四	吉野遊記	賴 惟 柔	七
五	遊芳野	藤 井 啓	七
六	芳野懷古	河 野 熊	七
七	芳野懷古	河 野 熊	七
八	帝堯帝舜	十八史略	八
九	夏禹王	十八史略	一〇
一〇	殷湯王	十八史略	一三

一一	周室創業	十八史略	三
一二	格言二則		六
一三	吉田松陰 一一二	岡 千 仞	一六
一四	士規七則	吉田 矩 方	三
一五	熊本廉士	依田 朝 宗	五
一六	格言二則		七
一七	臥薪嘗膽	十八史略	六
一八	越中懷古	李 白	三
一九	蘇臺覽古	李 白	三
二〇	赤穂義士報讎 一一二	青山 延 光	三
二一	格言二則		元
二二	鍛工助弘傳	菊 池 純	四〇
二三	烈士喜劍碑	林 長 孺	四

二四	遠州薑說	林 長 孺	四
二五	白書火牛	十八史略	四
二六	雞鳴狗盜	十八史略	五
二七	毛遂穎脫	十八史略	五
二八	合從連衡	十八史略	五
二九	松 島	安 井 衡	五
三〇	記一國寺障子	土 屋 弘 毛	五
三一	肉袒負荊	十八史略	五
三二	和氏之璧	蒙 求	六
三三	先從隗始	十八史略	六
三四	綈袍戀戀	十八史略	六
三五	荆軻入秦	十八史略	六
三六	易水送別	略 賓 王	六

三七	送正木生遊學東京序	土屋弘	六
三八	山行示同志	草場 韡	六
三九	蝸 說	松崎 復	七〇
四〇	秦始皇帝	十八史略	七
	其一 泰山不讓土壤		七
	其二 焚書坑儒		七
四一	長 城	汪 遵	七
四二	陳勝起兵	十八史略	七
四三	漢高祖創業	十八史略	七
四四	淮陰侯韓信	十八史略	八〇
	其一 俛出胯下		八〇
	其二 背水陣		八三
	其三 狡兔死走狗烹		八四

四五	格言一則		八六
四六	蘇武持節	十八史略	八七
四七	蘇 武	李 白	八八
四八	日光山行記	佐藤 坦	八九
四九	望廬山瀑布	李 白	九
五〇	山 行	杜 牧	九
五一	山房觀楓記	齋藤正謙	九
五二	光武中興	十八史略	九
	其一 昆陽之戰		九
	其二 鐵中錚錚		一〇〇
	其三 同符高祖		一〇一
	其四 得隴望蜀		一〇二
五三	馬援戒兄子	十八史略	一〇四

五四	大久保公逸事示姪某	星野恒	一〇五
五五	高山正之傳 一—二	賴襄	一〇七
五六	彥九郎讀駿臺雜話	鹽谷世弘	一〇四
五七	劉備	十八史略	一一五
	其一 脾肉之歎		一一五
	其二 水魚之交		一二七
五八	赤壁之戰	十八史略	一二八
五九	陶侃	十八史略	一三〇
六〇	肥水之戰	十八史略	一三一
六一	靜古館記	林長孺	一三三
六二	雪喻	齋藤正謙	一三五
六三	鶯說	土屋弘	一三七
六四	唐太宗	十八史略	一三八

	其一 以至誠治天下		一三八
	其二 創業守成孰難		一三〇
六五	社稷臣	十八史略	一三三
六六	楠氏論	賴襄	一三四
六七	格言二則		一三七
六八	乃木將軍論序	三島毅	一三七
六九	雙殉行	竹添光鴻	一三九

中等漢文教科書 卷三 目次

中等漢文教科書卷三

一 示家塾生

古賀 煜

學問之道、忠與孝而已。忠孝之目、人孰不知。然或牽於時勢、窘於禍患、致忠孝之心頓薄、或自以為忠為孝、而不知其為不忠不孝之尤。姑摘一二事言之。惟知順事父母之為孝、父母有過、不能熟諫、使父母陷於不義者、不孝也。位貴祿豐、身名俱榮、則感激圖報、小官冷秩、奔走於衣食、則不能無悶。仕而食祿、則忠

古賀煜、號洞菴、精里子。仕為幕府儒官。弘化四年歿、年六十。

劉門  
桐卷之門。

〔奚啻……〕

柴野邦彦、號栗山。  
讚岐高松人。爲幕府儒官。文化四年歿。年七十二。  
三月二十二日。安永三年。  
東寺 在京都。  
西山吉峰 京都西山善峰寺。啓龜（龜）所謂開帳也。

佛食能  
佛樣御相

上退而在吠畝。則忘君者不忠也。斯二者世之善士或不免。無學故也。學而理明心誠。則焉患斯疾耶。異日諸賢還鄉。人目之云。嘗遊劉門。故識忠孝之大節。則某之喜奚啻受千金之賜。

二進學喻

正橋天橋

柴野邦彦

三月二十二日。詰旦。輕裝取路。東寺南。暮春天氣。風日和煦。加以西山吉峰大士像啓龜。都人士女相將行香。輿者騎者步者負者抱者絡繹載路。吾以獨行心孤。漫與路人問語相勞。乞火吹煙。分菓醫渴。行相

差池  
不齊觀。謂或先取後。

非皆老幼婦女  
皆非老幼婦女

詠謔以自慰。但予以前途遼遠。心遽脚忙。不能與近郊遊人差池逍遙。與一人言未了。又及前者語。如此數人之後。顧初與言者。既在數里之後。不復可辨眉目也。半日後。則山轉林蔽。杳不見影響也。吾思與嚮數人舉足進步。校之一步之間。其所爭雖多。不能以寸。惟積數分之多。漸進而先也。初其數十百步之相前後。亦便旋佇立之頃。猶可一蹶而及焉。半日後。非復一蹶之可庶幾矣。如此而至乎十日之後。則雖有輕車駿馬。將無所可企望也。我羸弱難於步。而彼非皆老幼婦女也。然而吾所以能漸先彼而進者何也。

此無他。彼之所期在十數里之內矣。故其心怠也。吾之所期在數百里之外矣。故其心勤也。我於是曉學之方焉。請諸君期於數百里之外。而無忽一步之功也。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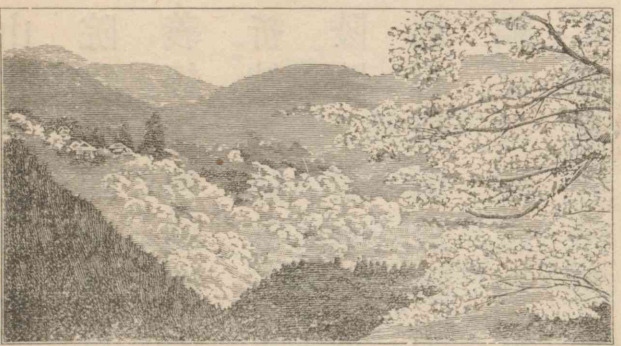
三 格言三則

待有暇而讀書必無讀書之時。(家寶聯瑾)  
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荀子)  
人各有分當知足但講學則當知不足。(言志晚錄)

四 吉野游記

青山延壽

青山延壽、號鐵槍、  
佩弦齋子、水戶儒臣。  
大日本史  
明治三十九年歿、年  
八十七。  
延光  
四月二十二日  
明治十七年。  
大臺原山  
在大和國吉野郡。



四月二十二日、渡吉野川。源出大臺原山、濶三町、過飯貝、丹治二村、抵吉野山。是際櫻樹極多、所謂一日千本者。然山陽花期已過、盛開纔十一。攀躋櫻樹間、一二町始有人家。廬舍相接、時遇雨衣袖沾濕。竟投宿。  
二十三日、陰。出旅舍、有金峰山祠。祠蓋與奧院同。以奧院在深

正字  
成今橋拔  
誤字  
成今橋拔  
山陽北  
山陽南  
山陽北  
山陽南



管到母到  
蓋  
日  
到詞  
時遇雨

山故建此廟也。廟宇宏壯可驚。又行五六町，有吉水院。後醍醐帝嘗以爲行宮，源義經亦潛居。故有帝及義經遺物。地漸上，有山口社。唯稱祀天神。又益上，左折越一谿谷，行十町餘，至如意輪寺。拜後醍醐帝御陵。陵上灌木鬱蒼，環以石欄。拜畢，寺僧引入其庫，見舊吉野廟扉。鐫小楠公辭世和歌。傳云，公以箭鏃自鐫。史言，公題和歌於堂壁，似不與史合。入寺少憩，時風雨俄至，有頃雨少微，狼狽還旅舍。及還，知遺所携筆硯革袋，及晚雨歇，再抵寺，問之。僧云，無有。蓋爲人所掠。茫然如失，左右手竟回宿。

賴惟柔，號杏坪，春水弟，天保五年歿，年七十九。

延元陵 後醍醐帝陵。

藤井啓，號竹外，攝津人，慶應二年歿，年六十。

河野巖，號鐵兜，播磨人，慶應三年歿，年四十三。

日方野三絶 (絶句)

五 遊芳野

賴惟柔

萬人買醉攪芳叢。  
恨殺殘紅飛向北。

感慨誰能與我同。  
延元陵上落花風。

六 芳野懷古

藤井啓

古陵松柏吼天颯。  
眉雪老僧時輟帚。

山寺尋春春寂寥。  
落花深處說南朝。

七 芳野懷古

河野巖

山禽叫斷夜寂寥。  
露臥延元陵下月。

無限春風恨未銷。  
滿身花影夢南朝。

童謠

我於庶民其匪爾極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則規則法則

平陽 屬山西

厭 乾也

五穀 米麥、アワ、ヒエ、ヤブ、等ニシテ場竹ニヨリ異テリ。支那ニハ米ヲ

禮(四角) 星

康(支那)五本(方猶言衆人) 五達曰康。 悉民

八 帝堯帝舜

帝堯陶唐氏帝嚳之子也。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都平陽。蒞茨不剪。土階三等。有草生庭。十五日以前。日生一葉。以後。日落一葉。月小盡。則一葉厭而不落。名曰蓂莢。觀之以知旬朔。  
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兆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問左右。不知。問外朝。不知。問在野。不知。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

史記 司馬遷 130卷

要領

米 田リタ  
水田リタ  
火田リタ  
田リ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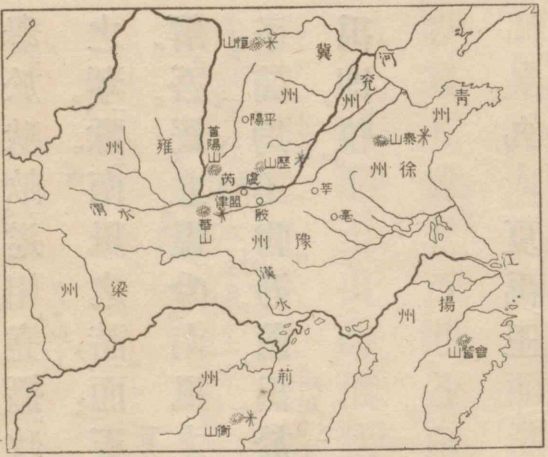
四嶽 官名。一人而總四嶽諸侯之事。

五山 米ノ印、ソテタ山ヲ五ツ云フ

烝烝 進貌。  
苦窳 苦粗也。窳病也。

於我哉。

堯立七十年。有九年之水。使縣治之。九載不績。堯老倦于勤。四嶽舉舜。攝行天下事。堯子丹朱不肖。乃薦舜於天。堯崩。舜即位。帝舜有虞氏瞽瞍之子。顓頊六世孫也。父惑於後妻。愛少子象。常欲殺舜。舜盡孝悌之道。烝烝乂不格姦。



支那上代地圖

耕歷山。民皆讓畔。漁雷澤。人皆讓居。陶河濱。器不苦。

舜作歌(五絃琴)

南風之薰<sup>⑤</sup>可以解吾民之愠<sup>⑤</sup>  
南風之時<sup>⑤</sup>可以阜吾民之財<sup>⑤</sup>  
神樂歌(佐馬舟歌)

蒼梧  
山名。在湖南省。

春夏秋冬風  
北西南東風

胤<sup>ウチ</sup>所居<sup>ル</sup>一年成聚<sup>ホト</sup>二年成邑<sup>シ</sup>三年成都<sup>ス</sup>堯聞<sup>キ</sup>之聰明<sup>ク</sup>  
舉<sup>ツ</sup>於<sup>テ</sup>吠畝<sup>ニ</sup>遂<sup>ニ</sup>相堯攝政<sup>ス</sup>四海之內<sup>ニ</sup>咸戴<sup>シ</sup>舜功<sup>ヲ</sup>彈<sup>ツ</sup>五絃<sup>ヲ</sup>  
之琴歌<sup>ヲ</sup>南風之詩<sup>ヲ</sup>而天下治<sup>ル</sup>詩曰<sup>ク</sup>南風之薰<sup>ク</sup>兮<sup>ニ</sup>可以<sup>ニ</sup>解<sup>ス</sup>吾民之愠<sup>ヲ</sup>兮<sup>ニ</sup>南風之時<sup>ク</sup>兮<sup>ニ</sup>可以<sup>ニ</sup>阜<sup>ス</sup>吾民之財<sup>ヲ</sup>兮<sup>ニ</sup>舜  
子商均不肖<sup>ク</sup>乃薦<sup>ス</sup>禹於天<sup>ニ</sup>舜南巡狩<sup>ス</sup>崩於蒼梧之野<sup>ニ</sup>  
禹即位<sup>ス</sup>

九 夏禹王

十八史略

夏后氏禹<sup>ハ</sup>鯀<sup>ノ</sup>之子也<sup>ナリ</sup>鯀湮<sup>メ</sup>洪水<sup>ヲ</sup>舜舉<sup>ゲ</sup>禹<sup>ヲ</sup>代<sup>リ</sup>鯀<sup>ヲ</sup>勞<sup>ム</sup>身焦<sup>ム</sup>  
思<sup>フ</sup>居<sup>ル</sup>外<sup>ニ</sup>十三年<sup>ヲ</sup>過<sup>リ</sup>家門<sup>ヲ</sup>不<sup>レ</sup>入<sup>リ</sup>陸行乘車<sup>ニ</sup>水行乘船<sup>ニ</sup>泥

權  
形似錐施之履下。

會稽山  
在浙江省。

行乘<sup>リ</sup>橇<sup>ヲ</sup>山行乘<sup>ル</sup>權<sup>ヲ</sup>開<sup>キ</sup>九州<sup>ヲ</sup>通<sup>ス</sup>九道<sup>ヲ</sup>陂<sup>ニ</sup>九澤<sup>ヲ</sup>度<sup>シ</sup>九山<sup>ヲ</sup>告<sup>ス</sup>  
厥<sup>レ</sup>成功<sup>ス</sup>舜嘉<sup>ム</sup>之<sup>ヲ</sup>使<sup>ム</sup>率<sup>テ</sup>百官<sup>ヲ</sup>行<sup>ハ</sup>天下<sup>ノ</sup>事<sup>ヲ</sup>舜崩<sup>リ</sup>乃踐<sup>ム</sup>位<sup>ヲ</sup>  
出<sup>テ</sup>見<sup>ル</sup>罪人<sup>ヲ</sup>下<sup>リ</sup>車<sup>ヲ</sup>問<sup>フ</sup>而泣<sup>ク</sup>曰<sup>ク</sup>堯舜之人<sup>ハ</sup>以<sup>テ</sup>堯舜之心<sup>ヲ</sup>爲<sup>シ</sup>  
心<sup>ト</sup>寡人爲<sup>シ</sup>君<sup>ト</sup>百姓各自<sup>ニ</sup>以<sup>テ</sup>其心<sup>ヲ</sup>爲<sup>シ</sup>心<sup>ト</sup>寡人痛<sup>ム</sup>之<sup>ヲ</sup>  
古有<sup>リ</sup>醴酪<sup>ヲ</sup>至<sup>リ</sup>禹時<sup>ニ</sup>儀狄作<sup>ル</sup>酒<sup>ヲ</sup>禹飲<sup>シ</sup>而甘<sup>ク</sup>之<sup>ヲ</sup>曰<sup>ク</sup>後世必<sup>ズ</sup>  
有<sup>リ</sup>以<sup>テ</sup>酒亡<sup>ス</sup>國<sup>者</sup>遂<sup>ニ</sup>疏<sup>ク</sup>儀狄<sup>ヲ</sup>  
南巡<sup>シ</sup>至<sup>リ</sup>會稽山<sup>ニ</sup>而崩<sup>ス</sup>子啓賢<sup>ク</sup>能繼<sup>グ</sup>禹道<sup>ヲ</sup>禹嘗<sup>シ</sup>薦<sup>シ</sup>益<sup>ヲ</sup>於<sup>テ</sup>  
天<sup>ニ</sup>謳歌<sup>シ</sup>朝覲<sup>ス</sup>者<sup>ヲ</sup>不<sup>レ</sup>之益<sup>ス</sup>而之啓<sup>ス</sup>曰<sup>ク</sup>吾君之子也<sup>ナリ</sup>啓遂<sup>ニ</sup>  
立<sup>ツ</sup>

一〇 殷湯王

十八史略

商 陝西省商縣。  
亳 河南省歸德縣。

夏臺 獄名。

殷王成湯、其先日契。帝嚳子也。母簡狄、有娥氏女。見玄鳥墮卵、吞之、生契。爲唐虞司徒、封於商。歷十餘世、至湯始居亳。使人以幣聘伊尹于莘。進之夏桀、不用。尹復歸湯。桀殺諫者關龍逢。湯使人哭之。桀怒、召湯、囚夏臺。已而得釋。湯出、見有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降、從地出、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改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南巢 安徽省巢縣。  
以人禱 殺人以祭。

伊尹相湯、伐桀、放之南巢。諸侯尊湯爲天子。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爪斷髮、素車白馬、身嬰白茆、以身爲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一一 周室創業

十八史略

周武王名發、后稷之十六世孫也。后稷名棄、棄母曰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踐之、生棄。以爲不祥、棄

一〇 殷湯王 一一 周室創業

反覆 リカマル  
西 ニラス  
西復 ニラス

部 在陝西省

西伯 周文王。大王。一武王

虞芮 二國名。

周公

觀兵 示兵威也。

之隘巷。馬牛避不踐。徙置山林。適會林中多人。遷之水上。鳥覆翼之。以為神。遂收之。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及成人。能相地之宜。教民稼穡。興於陶唐。虞夏之際。為農師。封于郟。號后稷。歷十四世。昌立為西伯。伯西朝。諸侯長。西伯修德。諸侯歸之。虞芮爭田。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皆遜畔。民俗皆讓。長二人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乃不見西伯而還。俱讓其田。不取。漢南歸。西伯者四十國。皆以為受命之君。三分天下。有其二。西伯卒。子發立。是為武王。東觀兵。至於盟津。是時諸

伯仲。叔季。  
疏食 ソシク

木主

神主也。

假葬 又ハ

太公 所謂太公望也。

周粟 周俸祿也。

首陽山

在山西省。

早菘 ツク

徂 死也。

死也。

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不可引歸。紂不悛。王乃伐紂。載西伯木主以行。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王既滅殷。為天子。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

一二 格言二則 一家傳發凡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 （全）  
 交讓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 （漢書）  
 「人為之為」令人心德

一三 吉田松陰

岡 千仞

其一

吉田松陰，長州藩士。英邁不群，少講韜畧。藩主聽其講，孫吳、歎曰：頓使七書爭光，六經遊學江戶，用心時事。米艦入浦，賀草私言急務。時勢條議，接夷私議三篇，曰：彼固侮我，不有所懲，則無以張國威。是時佐久

岡千仞，號鹿門。仙臺藩士。大正三年歿，年八十二。  
 韜畧 六韜 虎韜 豹韜 龍韜 鳥韜 獸韜  
 孫吳 孫子 吳子  
 孫子 吳子 司馬法 尉繚子 三略 六韜  
 太宗問對 皆兵書也。  
 六經 易經 書經 詩經 春秋 周禮 儀禮  
 信云ハ七書ニホク、  
 四書ニ見レ、  
 田單ハ孔子合、  
 中庸

阿部勢州 伊勢守正弘。時爲幕府老中。  
 九里濱 在相模國三浦郡浦賀西南半里。  
 露西亞 俄

象山詩 之子有靈骨。久厭靈壁群。奮衣萬里道。心事未語人。雖則未語人。忖度或有因。送行出郭門。孤鶴橫秋晏。環海何茫茫。五洲自爲隣。

問象山修洋學，講砲術，以慷慨論時事爲一時所宗。  
 上書阿部勢州，論開航海學爲急務，不報。憤曰：九里濱之事，何異城下之盟。松陰往見，痛論時事，頗會其心。會俄艦入長崎，奮曰：知彼知己，兵家第一義。我邦禁外交，離陸咫尺，茫不辨東西。幾何不長彼侮慢乎。余將私請俄人乘艦偵海外各國，象山亦深以用間爲急。大嘉其志，贈詩勗之。比至長崎，俄艦已去。途經熊本，訪宮部鼎藏，與論時勢，慨然共東。會米艦入內海，以用兵要我。幕吏恐怖，築館橫濱，見彼理二人往觀，不勝憤懣。攬袂曰：刺乎。鼎藏掉頭曰：無益。於是竟

一三 吉田松陰

周流究形勢。一見超百聞。智者貴投機。歸來須及辰。不立非常功。身後誰能實。

以為私見米人懇請附乘可以達素志夜會同友語志衆拊髀贊之鼎藏沈吟久之曰徒危身耳松陰奮

股(髀肉之數)

三分出處皆謂易已矣夫一身入洛實馳身在我心師貴高而無素立名者仰體通達之釋難才讀書無功可操學三十年賦賦夫計有難氣廿一四人機狂瀆分鄉黨不容其許家國分死生豈久齊三誠不勉分自古亦之有人立志立理實敬進倍已亦五月者有聞之也時恭親深重復歸朝余因以永休若漢文保使浦無窮者像君自贊之願無窮和若者宜時寫君貌而已哉況君之自贊乎諸大其深藏之若仰想亦以福乃有止色也

二十一 四 狂士 蘇堂 撰 兵書 松陰 畫



松陰像及筆蹟

日成否天也豈可坐失機會乎揮袂而起金子貞吉微者也從松陰受學慷慨請從乃赴下田夜棹小舟

〔何嘗……乎〕  
鷓鴣  
鷓中所以生小蟲  
大鳥  
大魚  
羨——羨

近米艦卒堅拒不得乘艦翌日途見米人投書陳情曰僕輩不幸生東洋一小島周遊國內不能出十數緯度比之諸君周遊五洲何啻鷓鴣於鵬鯤乎夫跛者羨步者步者羨騎者人情之自然僕輩局促一隅自諸君大艦大砲豪遊五洲者而觀之跛者耳步者耳其所以欽羨果為何如願諸君收僕等二人為役卒令得一遊海外

其二

是夜駕漁船近艦無梯索解帶縛棹竿攀艦米人知其有所請指示本艦乃棹達本艦攀梯索艦人怪

誅手執棍揮擢一人執手板上示畫間所投書曰督  
 將嘉二君志唯兩國禁私交君等盍請官遊海外貞  
 吉加手其頸曰僕等已犯國法還則斬戮米人曰暮  
 夜無知者松陰請見解漢文者筆陳情事不許驅迫  
 下艦風暴波高漁舟已爲激浪所漂佩刀行李不知  
 所在米人下小舸送達岸上松陰仰天大息曰天也  
 將引決恐累君父貞吉曰盍首實曰不可累象山先  
 生彷徨至曉米人報狀官吏會舟人上二人所遺佩  
 刀行李發卒索捕二人囚一村家有二米人過其前  
 愍然近視松陰出筆書示曰英雄之謀事成則坐廊

樊亦籠也。

貫高漢人趙王張耳相也。

廟擁矛戟與王侯齒敗則陷縲紲宛轉鼎鑊與盜賊  
 伍古今皆然僕童卯聞有五大洲欲就諸君果四方  
 之志不幸罹此禍以六尺身材坐臥樊籠之中欲泣  
 近愚欲笑類狂嗟乎可如何彼理曰此豪傑之士也  
 發使告官吏曰此人容貌魁梧志氣不凡余爲貴國  
 惜此壯士莫以犯禁之故罪之吏檢漁舟所載行李  
 得象山送別詩象山固以慷慨論事爲俗吏所指目  
 乃并逮象山下獄詰狀松陰勵聲曰吾豈受人旨而  
 謀大事者乎且此事成則上供國用下報藩恩敗則  
 延首伏戮貫高所謂成則歸王敗則獨身坐者固不



斬  
同辱。

詔  
三月(三月)

瘐死  
獄死也。

吉田矩方、號松陰、別號二十一回猛士。長州藩士。安政六年刑死、年三十。

受人指導也。吏爲之改容。九月檻致二人其藩。與僅半間、交膝起臥。貞吉不勝、斬辱憤恚罵詈、且泣曰、余與先生謀此事、飽肉鯨鰐、暴骨原野、固所不辭。唯受辱至此、何顏視息人間。松陰正色曰、不知命則無以爲君子。貞吉謝曰、吾病熱喪心、乃爾二人坐獄踰歲。貞吉瘐死。藩主固奇松陰、錮諸其家、許集弟徒講象山亦錮本藩。志士下獄、始于此。

一四 士規七則

吉田 矩方

披繙冊子嘉言如林、躍躍迫人、顧人不讀、即讀不

「古人言諸古  
古人言之於古」

五倫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行。苟讀而行之、則雖千萬世、不可得盡噫、復何言。雖然、有所知矣、不能不言、人之至情也。古人言諸古、今我言諸今、亦詎傷焉。作士規七則。

- 一、凡生爲人、宜知人所以異於禽獸。蓋人有五倫。而君臣、父子爲最大。故人之所以爲人、忠孝爲本。
- 一、凡生皇國、宜知吾所以尊於宇內。蓋皇朝萬葉一統、邦國士夫、世襲祿位、人君養民、以續祖業、臣民忠君、以繼父志。君臣一體、忠孝一致、唯吾國爲然。
- 一、士道莫大於義。義因勇行、勇因義長。
- 一、士行以質實不欺爲要、以巧詐文過爲恥。光明正

一四 士規七則

字復

眼目 眼目(南) 眼目(南) 眼目(南) 眼目(南)

尙友  
尙、上也、上與古人  
爲友也。

君子  
德、人、所、望、人、也、  
朱、子、云、人、之、所、望、也、

成人  
猶言全人。

大、皆由是出。

一、人、不、通、古、今、不、師、聖、賢、則、鄙、夫、耳、(此句)  
讀、書、尙、友、君、子、

之、事、也、

一、成、德、達、材、師、恩、友、益、居、多、焉、(此句)  
故、君、子、慎、交、遊、

一、死、而、後、已、四、字、言、簡、而、義、廣、(此句)  
堅、忍、果、決、確、乎、不、可、

拔、者、舍、是、無、術、也、

右、士、規、七、則、約、爲、三、端、曰、立、志、以、爲、萬、事、之、源、(此句)  
擇、交、

以、輔、仁、義、之、行、(此句)  
讀、書、以、稽、聖、賢、之、訓、士、苟、有、得、於、此、

亦、可、以、爲、成、人、矣、

一五 熊本廉士

依田朝宗

依田朝宗、字百川、  
號學海、下總佐倉  
人、明治四十二年

歿、年、七、七、  
(百、四、十、七、年、而、七、七、歲、卒、也、)  
(依、心、帖、也、)

某  
蓮座、名詞  
生、動詞

熊本細川侯臣某、職卑秩賤、而樸實好義、篤信佛、嘗

役、江、戶、邸、居、官、舍、見、一、商、過、門、擔、上、有、木、佛、高、尺、許、

者、取、而、見、之、制、作、奇、古、大、喜、購、以、錢、二、百、既、而、見、手、

足、虧、損、黯、黑、如、炭、把、玩、數、四、誤、墜、地、壞、其、蓮、座、忽、有、

鏘、然、從、底、迸、出、者、檢、之、得、黃、金、三、十、兩、驚、甚、謂、舊、主、

不、知、而、鬻、於、商、若、不、直、反、其、主、或、爲、商、所、鑿、乃、日、候、

於、門、見、商、過、責、問、其、所、出、商、驚、謝、士、曰、余、將、見、其、主、

而、問、之、商、惶、恐、導、士、至、麻、布、指、一、陋、屋、曰、是、也、主、人、

出、面、衣、服、敝、垢、而、言、語、質、直、乃、告、以、故、反、其、金、主、人、

嘆曰、某事西州某公、爲人所讒、間失職來於此。所餘  
 唯一女、某亦病無所得食、衣服什器、典賣皆盡。獨有  
 佛像、亦賣以代食。蓋神佛棄我矣。我失君得天也。天  
 豈可違乎。請君取之。固辭不受。客強之不止。至變色  
 爭辯、聲撼隣室。坊長疑其相鬪、來見之。主客各告其  
 故。議論復起。坊長曰、二公廉潔、人所不及。然遺金歸  
 主、理當然。若以爲嫌、贈他物、不亦善乎。二人即服。主  
 人曰、百物一空、獨有一磁碗、極粗係先祖遺愛。請贈  
 之。客大喜曰、足矣。乃厚謝坊長去。主人因割數金、以  
 報行商。而其所贈碗、古色可愛。士素無鑒識、唯以其

爲廉士物、常用以飲食。偶有精鑿古者、一見之、驚曰、  
 是印度製也。聞之細川侯。侯命獻之、償以百金。士曰、  
 余不知其寶而受之。今賜此金、是彼福非我福也。乃  
 往付其金。主人不肯如故。議論復起。坊長曰、聞客有  
 一子、主人亦一女。配爲夫婦、百金以爲嫁裝。豈不兩  
 便耶。二人即服。細川侯聞之曰、皆廉士也。遂賜二人  
 以秩各五十石。

一六 格言二則

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  
(說苑)

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孟子)  
自分、道、テ、受、ク、タ、ラ、ズ、一、簞、食、モ、他、人、カ、ラ、モ、シ、カ、ハ、イ、レ、イ、ト、云、フ、事、也、

一七

臥薪嘗膽

十八史略

吳王闔廬舉伍員謀國事。員字子胥。楚人伍奢之子。奢誅而奔吳。以吳兵入郢。吳伐越。闔廬傷而死。子夫差立。子胥復事之。夫差志復讎。朝夕臥薪中。出入使人呼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耶。周敬王二十六年。夫差敗越于夫椒。越王勾踐以餘兵棲會稽山。請為臣。妻為妾。子胥言不可。太宰伯嚭受越賂。說夫差赦越。

輔員(書經)

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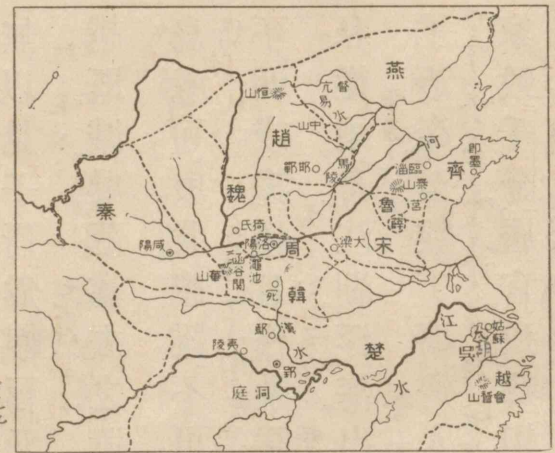
楚都

騶

太宰  
官名

勾踐反國。懸膽於坐臥。即仰膽嘗之。曰。女忘會稽之恥耶。舉國政屬大夫種。而與范蠡治兵。事謀吳。太宰

嚭。潛子胥。恥謀不用。怨望夫差。乃賜子胥屬鏤之劍。子胥告其家人。曰。必樹吾墓。檟可材也。抉吾目。懸東門。以觀越兵之滅吳。乃



春秋戰國時代地圖

自剄。夫差取其尸。盛以鴟夷。投之江。吳人憐之。立祠江上。命曰胥山。

大夫種  
大夫。官名。種。名。姓。文。

諧

屬鏤  
劍名

材  
檟材也

鴟夷  
革囊也

姑蘇  
姑蘇臺。在吳都。  
帳冒  
面衣也。以帛爲之。

喙

陶  
山東省定陶縣。

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周元王四年越伐吳。吳三戰  
三北。夫差上姑蘇亦請成於越。范蠡不可。夫差曰。吾  
無以見子胥。爲帳冒乃死。  
越既滅吳。范蠡去之。遺大夫種書曰。越王爲人長頸  
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種稱疾  
不朝。或讒種且作亂。賜劍死。范蠡裝其輕寶珠玉與  
私從乘舟江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父  
子治產。至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喟然曰。居  
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  
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懷重寶間行。止於陶。自謂陶

贊  
財也。  
牴  
牴也。  
猗氏  
山西省猗氏縣。

李白。字太白。盛唐詩人。與杜甫並稱。  
全唐詩(三百卷)

鷓鴣  
小類。斑鳩。

蘇臺  
姑蘇臺也。  
菱歌  
採菱者所唱之歌。

朱公贊累鉅萬。魯人猗頓往問術焉。蠡曰。畜五牴。乃  
大畜牛羊於猗氏。十年間贊擬王公。故天下言富者。  
稱陶朱。猗頓。

一八 越中懷古

越王勾踐破吳歸。

宮女如花滿春殿。

李 白

義士還家盡錦衣。

只今惟有鷓鴣飛。

一九 蘇臺覽古

舊苑荒臺楊柳新。

菱歌清唱不勝春。

李 白



攢

皮葺

服如救火者狀攢擔弓槍長梯大槌從之持小笛以爲號約曰事若不成縱火自刃乃分衆爲二進至義央第前後大喊梯屋排門而進良雄自前門入子良金自後門入呼曰淺野氏遺臣來報主仇欲禦者出舉邸駭愕不暇禦衆爭突入奮槌破戶聲如剖竹家衆多竄避不出比至寢室義央已逃衆以手試床褥微暖皆曰人去未久急搜室中者數四不能得兼亮等聞側房有人聲排戶而入有三人亂擲磁器烏炭拒之衆前後圍逼二人翼蔽一人奮鬪而死一人挺小刀將鬪間光興揮槍刺之武林隆重從旁擊殪之

間光興

稱十次郎

竹林隆重

稱唯七

〔得非……耶〕

義固

義央子

衆疑其爲義央乃驗其尸着白襯衣眉有刀痕衆喜曰得非先君之所手擊耶良雄令光興斬其首執門者問之果義央也乃吹號笛聚衆衆喜極號哭索義固不出良雄命以帛裹義央首懸之槍竿率衆而去入無緣寺寺僧不內良雄曰嚮去吉良氏忘視火恐致火災貽禍隣里使人往灌竈爐遲明赴泉岳寺豫作連名狀二通一則留義央外廳一則齋詣大目付請罪比至泉岳寺隣家無追躡者良雄請寺僧閉門祭長矩墓焚香羅拜乃出長矩所嘗賜匕首擊義央首者三衆皆拜泣

寺坂信行  
稱吉右衛門

汚汗

其二

富森助右衛門筆蹟

良雄使寺坂信行赴安藝以復仇事報長廣寺僧引衆給粥良雄在座默然無言寺僧望而畏之少年之徒劇談無所顧適有人因門者贈酒問之則舊僚高田郡兵衛也衆怒曰鈍夫不足汚吾刃請踏殺之良雄曰殺彼何益不受其贈可也衆乃止幕府命召良雄等訊狀良雄應答如流已而分拘良雄等於越中守細川綱利隱岐守松平定直甲斐守毛利綱

元監物水野忠之之第良雄與兼亮等十六人赴細川氏綱利夜見良雄曰卿等舉事一何神也今在我家何待防護然奉上之法不得不然卿等勿以爲意

大石良雄筆蹟

乃令家臣善待良雄一日幕士某來見良雄曰世人之勇盡客氣也至子之勇毫無輕躁之氣不可及已



常憲公  
五代將軍德川綱吉

伊藤維楨  
號仁齋 京都儒者

後仇  
觀天作  
官城野  
佳元  
志氣圖七

明年春、常憲公語人曰、有國家者、亦太苦心。赤穂諸士、忠義激烈、近世罕儔。殺之固可惜、不殺則廢法。如之何。遂以二月四日賜死。吏來細川氏第、見良雄、勞問如平生。乃傳命於衆。良雄再拜曰、臣等自分極刑、今也賜自盡、死且不朽。吏曰、幕府既罪、吉良義固無狀、褫祿錮之。良雄拜謝。將就死、顧旁人曰、公命有聚徒結黨之語。而吾等皆委質寡君、同志報仇、恐不可謂之朋黨。乃微笑而起。死時年四十五。

良雄忠義天性、粗涉書史、酷好論語、諷讀不倦。嘗遊京師、受業伊藤維楨。一日往聽其講書、時時微睡。及

山鹿氏  
山鹿素行

去、衆詈其惰。維楨曰、小子勿妄謗。彼非庸器、必能堪大事。其見推許如此。性頗好畫、時或揮灑自娛。又愛牡丹。嘗與所親書、評論花品。見者賞其風流。少時嘗從山鹿氏學兵法。及舉事、悉用其法。算無遺策。而進退以禮、恭敬辭遜。至死不變。有篤學君子之風。

二一 格言二則

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司馬遷)  
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隋書)

菊池純號三溪。紀伊人。明治二十四年歿。年七十三。

昆刀

昆吾國所作刀。切玉如切泥。周穆王時所獻。

不常正三三  
不惟一惟  
當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

鍛工助弘傳後世ノ人等傳之(純)純純地地

純純

鍛工助弘稱越前守初名直助。凡其所鍛鍊亡論刀劍槍矛銳利堅剛不惟昆刀切玉人皆稱新刀正宗。蓋正宗者古名工以鍛刀著者也。初赤穗城主淺野氏臣有小野寺十內家甚貧困一日與諸僚會于朋友宅衆士各品評其佩刀真贗。藩老大野九郎兵衛亦在座焉善甄別刀之所出鄉貫曰相州曰備前百不錯一舉座歎稱服其明眼。最後及十內佩刀刀鈍而鞘剥大野嘲哂極口罵其不武。十內銜之不形辭色。時直助爲十內家奴隔壁聞之深恚其亡狀切齒。

先奴 誤ニミテ  
固先不遜 先老云云

有志願在焉

志願

有人 其言在焉

有山 任山

有山 任山

有山 任山

日老奴不遜敢辱主公所不雪此怨者不復生見人即乞暇陽言曰願得歸省鄉里十內聽之乃結束而發草行露宿具嘗艱苦遂達于浪華片町詣鍛工近江宅近江者攝州名工世呼曰神刀鍛冶直助彷徨其門外家人怪問其所自曰僕有志願在焉欲見主翁面請之家人白之近江近江延而見之直助請爲門子辭氣激切一若有素望者乃憫而舍之直助權爲其家僕操作之暇一意攻其業手試運鎚法丁丁作響寢則叩其枕函食則打其杯碗終夜不止聲家人病之毀言日至於近江之耳近江舍而弗問如此

裘葛 謂二歲也。冬被裘，夏被葛，一年而一周也。

硯 硯

者三年業大進。直助一日從容謂近江曰：生在師門，辱提命者，三裘葛于茲。頗覺有所得。願假師之一臂，得鍛寸鐵，則志願達矣。敢請幸見聽乎否？近江首肯。直助大悅，乃齋戒七日，鍛鍊作一刀。近江執鎚助之。刀成而加硯，神光如水。雖古名刀不多讓也。近江嗟稱，舉繼其後，以女妻之。冒以己姓，號曰津田越前守助弘。助弘乃挈其所手鍛一刀，東下詣舊主小野寺氏寄贈，且泣曰：此下奴精神所凝結。願主公以此洗雪昔日汚辱。庶足償多年志願耶。十內感喜，爲動容。深謝其篤志，坐臥佩服，不離其側。無幾，有報仇之事。

十內當夜帶此刀，斫仇家門，手斃數人。後十內與同盟諸士同賜自刃。刀遂爲泉岳寺遺物，今歷百餘年如發硯。

三溪氏曰：衆藝百工，所以名于世者，皆精神至誠所貫，加以鍛鍊之功也。鍛工助弘，眇然一匹夫耳。特出其至誠，欲雪主家之辱，精神所注，竟獲無比三尺，以爲異日報讎之用。自非鐵心石腸人，安得鍛鍊此快刀乎哉。

眇然 小貌。  
〔自非……安得……〕

林長孺，號鷓梁，江戶人，明治十一年歿，年七十三。

二三 烈士喜劍碑 (厚，後世に於て石林、(七)長孺)

喜劍者、不詳何許人。或云薩藩士、蓋奇節士也。元祿中、赤穂國除大石良雄去在京師。時物論囂囂言其有復讎之志。良雄患之、故假歌舞遊行、以滅人口。喜劍素與良雄不相識。然竊希物論不虛、及聞其遊蕩不已、心甚不懌。乃招良雄同飲于一樓、以微言諷之。良雄不應。因更反復直言。良雄猶不應。笑言自若。無承服色。喜劍乃怒目大罵曰：汝真人面而獸心也。汝主死、汝國亡。汝為大臣而不知報仇、非獸而何。余將獸待汝。於是展左脚、盛魚膾數臠于脚指頭、使良雄食之。良雄夷然俯首喫之。畢、舐指頭餘瀝。時良雄啞

諷(統) 諷(東) 諷(西) 諷(南) 諷(北)

切肉也。

啞之笑聲、與喜劍叱叱之罵聲、喧然聞乎樓外矣。既而喜劍于役江戶、適聞赤穂人報讎事、問之、則同謀四十六人、良雄其首也。喜劍愕然曰：吁、余死矣。夫余目獸視良雄、乃我目之罪也。余舌獸罵良雄、乃我舌之罪也。余足獸食良雄、乃我足之罪也。余心獸待良雄、乃我心之罪也。一身皆罪、吁、余死矣。於是託病歸國、公私了事。復來江戶、則良雄既與同謀之士皆賜死、葬之江戶泉岳寺中。乃詣其墓、拜曰：我當面謝萬罪于地下耳。乃拔刀屠腹而逝。有人又葬之其墓側。

中行  
中道也。無過不及  
之謂。中庸前章引

秩  
十年爲秩。

夫喜劔氏初之與良雄不相識。而希其有義舉。中之  
直言忠告。至罵而辱之。終之殺身明志。以謝其罪。雖  
非中行之士。其奇節可謂不恥古之俠者矣。中西伯  
基亦奇士也。恒喜談忠臣烈士事。啾啾不離口。嘗憾  
喜劔有此奇節。而世多不之知也。欲別建一石于泉  
岳寺。略記事蹟。以示後人。乃齎費金若干。來徵文于  
余。余時年方二十七。八。未嘗作金石文字。固辭不可。  
乃約自今學文十年。而後草之。時余貧甚。伯基乃留  
其金。使余自救。爾來荏苒過二十餘年。今則伯基年  
踰六秩。余亦五十餘。皆頽然老矣。余乃爲文出金致

諸伯基。遂償兩債。嗟乎。喜劔之死固奇矣。伯基此舉  
亦奇矣。獨恨余文不奇耳。

二四 遠州薑說

林 長孺

世稱遠州產薑之美。余始聞意其不辛辣。及咬之。辛  
辣尤甚。殆將刃舌棘喉。以爲辛辣如是。奚足以稱美  
乎。既而思之。吁。吾過矣。夫辛辣薑之性也。辛辣尤甚。  
所以美也。薑而不辛辣。是猶武士之無武烈而柔媚。  
豈其本色也哉。

果爲如何

連行 權信合 (奉 廷文) 奏 惠文 連行 合從 紙上 信合 (南北) 晉 公室

魏都 大梁 在河南省

馬陵 在直隸省

二五 白書火牛

十八 史略

魏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田忌爲將，以救韓。魏將龐涓嘗與孫臏同學兵法。涓爲魏將，自以所不能及，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齊使至魏，窃載以歸。至是，臏爲齊軍師，直走魏都。涓去韓而歸，臏使齊軍入魏地者，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倍日并行逐之。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曰：「龐涓死此樹下。」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暮見火，舉而發。涓果夜

太子申

魏惠王太子

告反

(漢書禮明)

臨淄

齊所都 屬山東省

錘

鐵屬

絳緡

絳赤也 緡帛也

至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涓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大破魏師，虜太子申。燕昭王以齊嘗破燕之故，與諸侯合謀攻齊。燕軍入臨淄，齊城惟莒即墨不下。即墨人推田單爲將軍，身操版錘，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緡衣，畫五彩龍文，束兵刃其角，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隨其後。牛尾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聲振天地。燕軍敗走，七十餘城皆復爲齊。封單爲安平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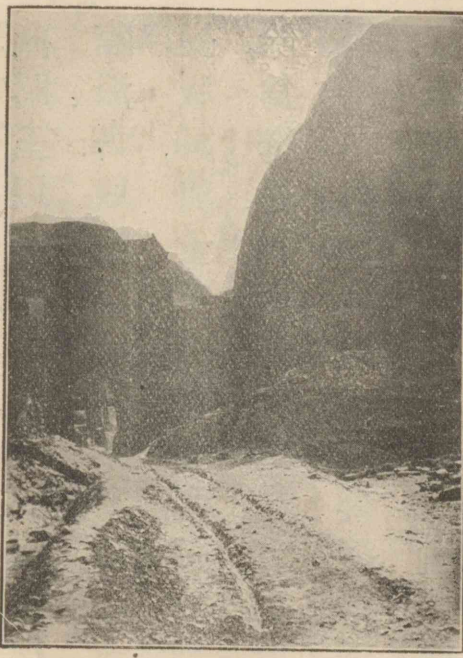
二六 鷄鳴狗盜

十八史略

薛 山東省滕縣。

齊靖郭君田嬰者，宣王之庶弟也。封於薛。有子曰文。

食客數千人，名聲聞於諸侯。號為孟嘗君。秦昭



函谷關

王聞其賢，乃先納質於齊，以求見。至則止，囚欲

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願得君狐白裘，蓋孟嘗君嘗以獻昭王，無他裘矣。客有能為狗

狐白裘 以狐腋下白毛作之。

狐白裘 以狐腋下白毛作之

函谷關 在河南省靈寶縣南。

盜者入秦藏中，取裘以獻姬。姬為言，得釋。即馳去，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方出客，恐秦王後悔，追之。客有能為雞鳴者，雞盡鳴，遂發傳，出食頃，追者果至，而不及。孟嘗君歸，怨秦，與韓魏伐之，入函谷關，秦割城以和。

二七 毛遂穎脫

十八史略

趙相平原君公子勝，食客常數千人。秦攻趙邯鄲，平原君求救於楚，擇門下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毛遂自薦。平原君曰：士處世若錐處囊中，

公子勝 武靈王子，名勝，封平原。  
邯鄲 趙都，在直隸省。  
穎脫 穎，如錐之見於囊也。脫，出也。

二六 鳴鷄狗盜 二七 毛遂穎脫

十一 紳士

五一





六國  
楚燕齊韓趙魏

嫂  
兄之妻也。

昆  
兄也。

季子  
秦字。

負郭  
謂距城郭甚近也。

頃  
百畝爲頃。

侯曰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并力西向秦必破矣爲大王計莫若六國從親以擯秦肅侯乃資之以約諸侯蘇秦以鄙諺說諸侯曰寧爲鷄口無爲牛後於是六國從合。

蘇秦者師鬼谷先生初出游困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爲炊至是爲從約長并相六國行過洛陽車馬輻重擬於王者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

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既定從約歸趙肅侯封爲武安君。

魏人有張儀者與蘇秦同師嘗遊楚爲楚相所辱妻愠有語儀曰視吾舌尚在否蘇秦約從時激儀使入秦儀曰蘇君之時儀何敢言蘇秦去趙而從解儀專爲橫連六國以事秦。

二九 松島

安井 衡

七月二十九日遊瑞巖寺入門行杉一町餘子院夾之左右各六堂宇壯麗楹彫楠丹多名書畫又有藩

七月二十九日  
天保十三年。

貞山公  
伊達政宗

叢簇  
叢列貌。

貌  
獅子之屬。

渙然  
散釋貌。

壘  
澗也。

祖貞山公之肖聞之即眇一目者前日觀月崎有邦君觀瀾之亭豐公賜聚樂之觀以作之美麗不可言松島赴富山舟行尤便是日陰慮篷底無所見遂取陸路行一里餘右折而達于麓寺在山胸入門南面群島聚於下長者龍臥高者虎踞簇簇乎群羊之相將奮乎兩猊之相鬪或父坐而兒拜或主顧而奴走昨日所視以爲一巨島者渙然四散時爲數島奇態異狀不可勝數而山嘴斗入於壘者分爲數枝水灣其間如鏡如玦如菱截其半布置之妙有巧畫不能狀者既而乍雨乍晴則甲滅而乙生丙濃而丁淡呼

蓬然  
風起貌。

晴雨寺

如有可也

千利休

泉州堺人、以茶道聞。從秀吉受寵、後有故賜死。

先物

衲  
僧衣、轉謂僧。

吸之間變幻萬狀少焉風蓬然而起濕雲離飛則全然復出松島之勝蓋盡於此矣雨之功亦偉哉

三〇 記一國寺障子

土屋 弘

堺浦一國寺千利休曾寓處樹竹瀟洒庭園可人室內二障子一畫群鶴一則老檜筆法超絕異彩煥發相傳昔有客來自言善畫留寓三年無一所畫住持戲曰子常誇其技而閣筆三年是何畫師也天下山水可遊者甚多何獨此土衲亦有事將赴京師蓋託以逐之也客笑曰久蒙高庇當一揮報恩因循又數

蒼黃  
猶倉皇也。急遽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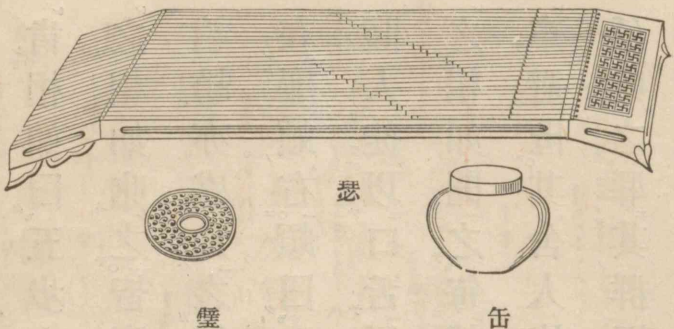
一元  
八時  
二元  
十時  
三元  
十二時

元信  
正信子。世稱爲狩  
野畫派宗。

日。一夜雛僧遽來告曰。客狂矣。竊往視之。身倚障子。左右廻轉。或臥或起。或張臂。或展脚。如有所擬者。住持顧雛僧曰。且去就寢。味爽客蚤起。蒼黃入一室。盡日揮灑。其夜往視焉。客獨語曰。明日應奈何。寫去。殘更孤坐。經營慘澹。如是者十餘日。寫鶴二十五立者。臥者。俯且啄者。仰且望者。廻顧者。翰飛者。筆筆入神。備極變態。住持嗟賞不措。遂語及竊視事。自此不復筆鶴。取他障子。寫老檜一章。告別東遊。途過函嶺。見一檜樹。如有所悟。急還就前日所畫。添補一枝。熟視日。可矣。遂去。或曰。客是古法眼元信。不審然否。

三一 肉袒負荊

十八史略



瑟

缶

璧

趙惠文王嘗得楚和氏璧。秦昭襄王請以十五城易之。欲不與。畏秦強。欲與。恐見欺。藺相如願奉璧往。城不入。則請完璧而歸。既至。秦王無意償城。相如乃給取璧。怒髮指冠。却立柱下。曰。臣頭與璧俱碎。遣從者懷璧間行先歸。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歸之。

秦王又約趙王會渾池。相如從。及飲酒。秦王請趙王

渾池  
河南省渾池縣。

鼓瑟 趙王鼓之 相如復請秦王擊缶 爲秦聲 秦王不肯相如曰 五步之內 臣得以頸血濺大王 左右欲刃之 相如叱之 皆靡 秦王爲一擊缶 秦終不能有加於趙 趙亦盛爲之備 秦不敢動 趙王歸 以相如爲上卿 在廉頗右 頗曰 我爲趙將 有攻城野戰之功 相如素賤人 徒以口舌居我上 吾羞爲之下 我見相如必辱之 相如聞之 每朝常稱病 不欲與爭列 出望見 輒引車避匿 其舍人皆以爲恥 相如曰 夫以秦之威 相如廷叱之 辱其群臣 相如雖驕 獨畏廉將軍哉 顧念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 徒以吾兩人在也 今兩虎共鬪

鼓瑟 趙王鼓之 相如復請秦王擊缶 爲秦聲 秦王不肯相如曰 五步之內 臣得以頸血濺大王 左右欲刃之 相如叱之 皆靡 秦王爲一擊缶 秦終不能有加於趙 趙亦盛爲之備 秦不敢動 趙王歸 以相如爲上卿 在廉頗右 頗曰 我爲趙將 有攻城野戰之功 相如素賤人 徒以口舌居我上 吾羞爲之下 我見相如必辱之 相如聞之 每朝常稱病 不欲與爭列 出望見 輒引車避匿 其舍人皆以爲恥 相如曰 夫以秦之威 相如廷叱之 辱其群臣 相如雖驕 獨畏廉將軍哉 顧念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 徒以吾兩人在也 今兩虎共鬪

其勢不俱生 其勢俱不生 君父之仇 不俱戴天

厲王 武王 文王 並楚君名

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詣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三二 和氏之璧

蒙 求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詐，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詐，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

則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則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詐。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三三 先從隗始

十八史略

齊伐燕，取之。燕人立太子平為君。是為昭王。弔死問生，卑辭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襲破燕，孤極知燕小，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買死馬骨五百

孤

諸侯居喪，自稱曰

孤。

千金，古者（古者）

足十金也。

騎劫  
燕將姓名。

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為亞卿，任國政。已而使毅伐齊，入臨淄。齊王出走，毅乘勝，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不下。昭王卒，惠王立。惠王為太子，已不快於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毅與新王有隙，不敢歸，以伐齊為名。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果疑毅，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奔趙。田單遂得破燕，而復齊城。

三三 先從隗始

三四 綈袍戀戀

十八史略

須賈  
魏大夫。

魏人范雎者嘗從須賈使齊。齊王聞其辯口，乃賜之金及牛酒。賈疑雎以國陰事告齊，歸告魏相魏齊。魏齊怒，笞擊雎，折脅拉齒。雎佯死。卷以簣置廁中，使醉客更溺之，以懲後。雎告守者，得出。更姓名曰張祿。秦使者王稽至魏，潛載與歸，薦于昭襄王，以為客卿。教以遠交近攻之策。時穰侯魏冉用事，雎說王廢之，而代為丞相，號應侯。魏使須賈聘秦，雎徹衣間步，往見之。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取一綈袍贈之。遂為賈御，至相府，曰：「我為君先

莖  
斫斷也。

三晉  
韓·魏·趙。

入，通于相君。賈見其久不出，問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君也。」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雎坐責讓之，曰：「爾所以得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爾。」乃大供具，請諸侯賓客，置莖豆其前，而馬食之。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賈歸告魏齊，魏齊出走而死。雎既得志于秦，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王既用雎策，歲加兵三晉，斬首數萬。周赧王恐，與諸侯約從，欲伐秦。秦攻周，赧王入秦，頓首請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周亡。秦將武安君白起與范雎有隙，廢為士伍。

杜郵  
在咸陽城西。郵境  
上行舍也。

賜劍死于杜郵。王臨朝而歎曰：內無良將，外多強敵。唯懼。蔡澤曰：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唯稱病，澤代之。

三五 荊軻入秦

十八史略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政不禮，怒而亡歸。怨秦欲報之。秦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丹受而舍之。丹聞衛人荊軻賢，卑辭厚禮請之。奉養無不至。欲遣軻，軻請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地圖，以獻秦。丹不忍殺於期，軻自以意諷之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

督亢  
燕膏腴地。在直隸  
省涿縣。

粹  
燒也。

易水

出直隸省易縣。

咸陽

秦都。在陝西省。

燕之恥雪矣。於期慨然遂自刎。丹奔往伏哭。乃以函盛其首。又嘗求天下之利匕首，以藥粹之以試人。血如縷，立死。乃裝遣軻。行至易水，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于時白虹貫日。燕人畏之。軻至咸陽，秦王政大喜，見之。軻奉圖進，圖窮而匕首見。把王袖搃之，未及身，王驚起，絕袖。軻逐之，環柱走。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兵。左右以手搏之。且曰：王負劍。遂拔劍，斷其左股。軻引匕首，擲王，不中。遂體解以徇。秦王大怒，益發兵伐燕。燕王喜斬丹以獻。後三年，秦兵虜喜，遂滅燕為郡。

駱賓王、初唐詩人。

三六 易水送別

駱賓王

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  
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三七 送正木生遊學東京序 土屋弘

正木政將遊學東京。余送之海濱，指且告曰：觀乎彼航海者，雲濤杳茫，不知其涯，而竟得達岸者，賴羅針一定不變，其方嚮也。余觀世之青衿遊學都下者，往往始而治歐學，不成也；去而治漢學，又不成也；去而治雜技，汎瀾望洋，卒無一所獲，猶行舟者不用羅針。

青衿 謂學生。

見此香花 洗洗洗海

均

考也者其為仁士不歟

仁者之也也 志士之也也

敢不服膺 不敢服膺

為贈。

草場驛、號佩川肥前、鍋島侯儒、慶應三年癸卯年八十一。羊腸 徑之小而曲者。

三八 山行示同志

草場驛

路入羊腸滑石苔。

風從鞋底掃雲迴。

三七 送正木生遊學東京序 三八 山行示同志



登山恰似書生業

一步步高光景開。

松崎復、號懷堂、肥後人、弘化元年歿、年七十四。

三九

蝸說

松崎復

松子倦誦臥竹床。久雨乍晴林庭瀟灑地潤而苔滑。有蝸上牆而行。行而兩角觸觸而警。警而縮。縮而首尾俱藏入殼中。松子喟然嘆曰。蝸哉蝸哉。夫得潤而行。何似夫遇時而行者耶。觸警而縮。何似夫言而當忌諱。自反而引咎者耶。縮而藏。何似夫不用而自善者耶。古之人以汝名廬。抑亦以此歟。蝸哉蝸哉。何甚似君子乎。又嘆曰。得潤而行。何似夫得幸而進者耶。

以汝名廬。魏焦先結草廬於河間。號蝸牛廬。

荏。柔也。

以汝為醢。周禮醢人職。掌供羸醢。羸即蝸也。

觸警而縮。何似夫外剛而內荏者耶。縮而藏。何似夫緘口畏罪而固其祿位者耶。古之人以汝為醢。抑亦以此歟。蝸哉蝸哉。何甚似小人乎。夫君子以似汝而為君子。小人以似汝而為小人。故吾甚好汝。而又甚惡汝焉。好汝則但恐其不為汝。惡汝則但恐其為汝也。是以欲居汝廬而為君子。又欲食汝醢而不為小人矣。是故先作汝說。

四〇 秦始皇帝

十八史略

其一 泰山不讓土壤



鄒嶧山·泰山  
並在山東省。

封禪

五大夫

秦時爵名

梁父

山名。泰山之支峰也。

湘山

在洞庭湖中。

堯女

娥皇·女英。嫁舜。

臨洮

在甘肅省。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上泰山，立石封祠祀。既下，風雨暴至，休樹下，封其松爲五大夫。禪于梁父，遂東遊海上。方士齊人徐市等上書，請與童男童女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仙人及不死藥，如其言遣市等行。始皇浮江，至湘山，大風，幾不能渡。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伐其樹，赭其山。」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方士盧生入海還，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威振匈奴。

偶  
對也。

棄市

殺而棄其屍於市也。

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造謗。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三十五年，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

廉 察也。

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

汪遵 唐人。

四一 長城

汪遵

秦築長城，比鐵牢。焉知萬里連雲勢。

蕃戎不敢逼臨洮。不及堯階三尺高。

四二 陳勝起兵

十八史略

陽城人陳勝，字涉。少與人傭耕，輟耕之隴上，悵然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

陽城 山西省陽城縣。

陽城 山西省陽城縣。

扶蘇、項燕 將。扶蘇秦太子，項燕楚將。

勝大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至是與吳廣起兵于蕘時，發閭左戍漁陽。勝、廣爲屯長會大雨，道不通，乃召徒屬曰：公等失期，法當斬，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號大楚。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大梁張耳、陳餘詣軍門，上謁。勝大喜，自立爲王，號張楚。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勝。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耳、餘爲校尉，使徇趙地。至趙，武臣自立爲趙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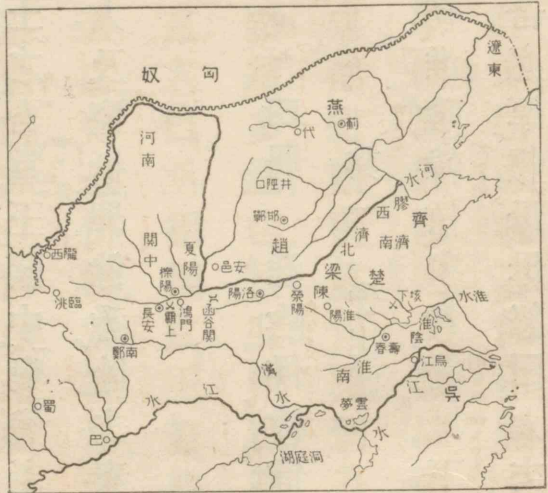
四三 漢高祖創業

十八 史略

沛 江蘇省沛縣。  
 隆準 高鼻也。  
 準 準。  
 寬仁 博愛。  
 驪山 在陝西省。

漢太祖高皇帝，姓劉氏，名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及壯，爲泗上亭長。嘗繇役咸陽，縱觀秦皇帝，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劉季狀貌，曰：吾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吾有息女，願爲箕帚妾。卒與劉季。即呂后也。劉季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盡亡之。到豐，西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是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陳勝起。

項梁 楚將項燕子，項羽叔父。  
 沛 沛縣，在江蘇省。



前漢時代地圖

劉季亦起兵於沛，以應諸侯。沛父老爭殺令，迎立爲沛公。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時秦兵強，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殺項梁，奮願與沛公先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標悍猾賊。獨沛公寬大長者，可遣。乃遣沛公。沛公大破秦軍入關，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

四三 漢高祖創業

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既定秦，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中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秦民大喜。

四四 淮陰侯韓信 十八史略

其一 俛出胯下

初淮陰韓信家貧，釣城下。有漂母見信饑，飯信。信曰：吾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衆辱之。

淮陰 江蘇省淮陰縣

南鄭 陝西省南鄭縣

漢中 即南鄭

曰：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胯下。信熟視之，俛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謂項梁渡淮，信從之。又數以策干項羽，不用。亡歸漢。爲治粟都尉，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皆謳歌思歸，多道亡。信度何已數言王不用，即亡去。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何來謁王，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追韓信。王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

巴蜀  
四川省地方。

項羽  
南中、北

項羽  
南中、北

木罌

以木爲罌，輕而易  
浮也。罌謂瓶之大  
腹小口者。

東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不留也。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王素慢無禮。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乃設壇場，具禮。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王遂用信計，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信引兵從故道出，襲雍王章邯。邯敗死。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皆降。魏王豹叛。漢王遣韓信擊之。豹以柏直爲大將。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信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虜豹。信既定魏，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與大王

滎陽  
在河南省。

三年  
高祖三年。

井陘

山名。在直隸省井  
陘縣東北。

其二 背水陣

會於滎陽。王遣張耳與俱。（此句在原文中較後，應移至前）  
三年，信耳以兵擊趙。趙王歇及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禦之。李左車謂餘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得奇兵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餘儒者，自稱義兵，不用奇計。信間知之，大喜，乃敢下。未至井陘口，止。夜半傳發輕騎二千，人持赤幟，從間道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

赤幟乃使萬人先背水陣。平旦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戰良久。信耳伴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歸壁見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漢軍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歇。諸將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諸將皆服。信募得李左車，解縛，師事之。用其策，遣辯士奉書於燕，燕從風而靡。

其三 狡兔死走狗烹 (珠字經)

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諸將曰：發兵坑孺子

二、同志則其判斷全

善坦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雲夢

二澤名，在湖北省。

兔兔

耳。上問陳平，平危之曰：古有巡守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因擒之。一力士之事耳。上從之，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至陳，信上謁，命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臣固當烹，遂械繫以歸。赦為淮陰侯。上嘗從容問信：諸將能將兵多少？上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辦。上笑曰：多多益辦，何以爲我擒？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爲陛下擒。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代  
在山西省。  
舍人弟  
信舍人得罪信。因  
欲殺之。故舍人弟  
告信欲反。

十年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淮陰侯韓信舍人弟上變告信陰與豨謀。呂后與蕭何謀詐稱豨已敗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謀乃為兒女子所詐。遂夷信三族。十一年帝破豨還。詔捕蒯徹。至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高材疾足者先得之。當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天下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力不能耳。又可盡烹耶。帝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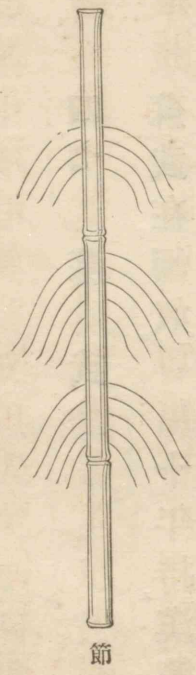
四五 格言一則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易經)

四六 蘇武持節

十八史略

單于  
匈奴稱其君長曰單于。  
北海  
西伯利亞貝加爾湖。  
羝  
牡羊曰羝。



武帝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蘇武掘野鼠弄草實而食之。臥起持漢節。李陵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陵與衛律降匈奴。皆富貴。律亦屢勸武降。終不肯。漢使者至匈奴。匈奴詭言武已死。漢使知之。言天子射上林

中得雁。足有帛書云：武在大澤中。匈奴不能隱。乃遣武還。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拜爲典屬國。時昭帝始元六年也。

四七 蘇武

李白

蘇武在匈奴。

十年持漢節。

白雁上林飛。

空傳一書札。

牧羊邊地苦。

落日歸心絕。

渴飲月窟水。

飢餐天上雪。

東還沙塞遠。

北愴河梁別。

河梁別  
前漢李陵、先戰敗、降在匈奴。及漢興、匈奴和親、蘇武得還、陵送至河梁、惜別云。

四八 日光山行記

佐藤 坦

泣把李陵衣。

相看淚成血。

佐藤坦、號一齋。江戶人、仕爲幕府儒官。安政六年歿、年八十八。  
九月十八日  
文政元年。

吉村秋陽  
金少雲

崔嵬  
土山之戴石者。

略約

獨木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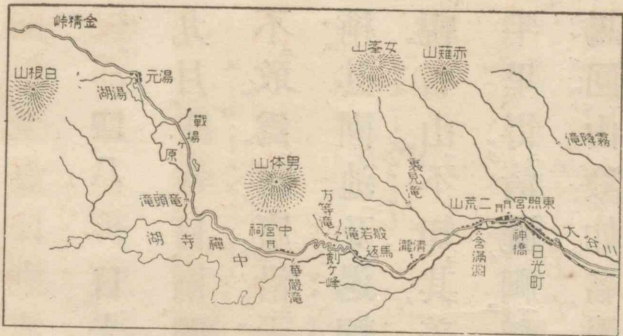
略約多渡橋也。

飛石、如石橋、

九月十八日、雨間止。欲觀中禪湖、約伴若干人、既定不敢爲雨廢。沿大谷川、可半里抵大日堂。土人嘖嘖稱其園池及過觀、則盆景不足賞。余笑曰：巖棲人、狎視名山、不知其美。反以人工小園爲佳耶。匆匆去。行半里、得清瀧祠。祠背巖懸小泉。又一里、面前崔嵬曰馬回山。險如名。過棧道者五、度略約者三。山愈深、景愈奇。見兩巖對峙、屹然者。過則得一碣、曰劍峰。架棧

巋然  
高大貌。  
如寶  
又作女峯。

隱隱  
音盛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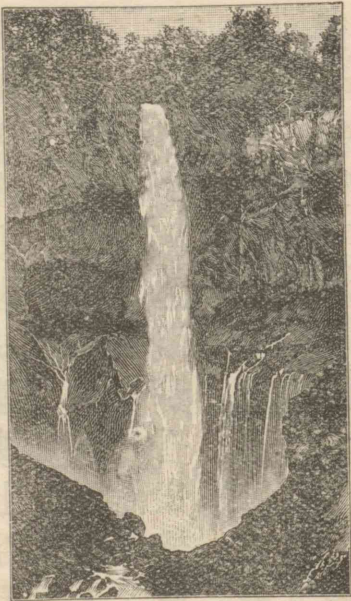


日光附近地圖

下臨不測。棧北有二瀑，各出巖頂，斜相對。在左而遠者，曰方等瀑，在右而近者，曰般若瀑。山皆霜葉，如行彩雲中。而男體戴雪，巋然高更一層如寶。白根，又峙其側。兩方霽，殘雲來往於紅樹間，殆如與我相後先者。過橋右，躋石路，遙聞隱隱有響。知是華嚴瀑，不遠。左入側徑，愈近愈轟。既至，蘇崖峭絕處，乃見一巨瀑，直下五十餘丈，勢躍玉龍，響奔鐵騎，使人

窈然  
深遠貌。

不許人常登  
常不許人登  
勝道上人  
下野人，登日光山，建立伽藍。



華嚴瀑

目眩氣奪，俯瞰之，窈然雲深，底竟不可得見。遂攀援樹根，至瀑口，則流不甚急，掬飲極清。別自一幽境也。復前路，左折數十百步，濶然得大湖。湖壩有梵刹，即中禪寺，一境之勝萃焉。湖大南北餘三里，東西半之。男體簪在寺背，如寶。白根諸山，高低環

愕然 自失貌。  
 徒倚 低徊也。  
 哺時 申時也。午後四時。  
 至 抵。  
 竭蹶 顛倒也。

欄不得近。一境靜寂，人籟都絕，間聞山鳥與梵磬。使人恍然如造異境。徒倚耽戀，不能回踵。及哺時乃去。比抵劍峰，則雲絲縷縷出谷，須臾膚合，鞋下皆白。嚮者紅葉，化為煙海。雨驟至，疾走下山，稍霽，聞阿含瀑不遠，欲過觀之。既黃昏，衆皆有難色。余作氣先之，抵荒澤，則日沒，熱炬認瀑聲為導，竭蹶行。此瀑以觀背得名。絕壁架棧，直瀑背。乃躡亂石，下窄蹊，上則巖溜滴，下則雨水注。惴惴乎惟懼足踏而炬滅。遂造棧，掀炬觀之，但見一片大玉簾而已。既而簾中忽現一巨丈夫，勢欲攫人。衆皆怖，徐而察之，炬火在背後。丈夫

廬山

在江西省。山北峯曰香爐峯。

李白 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

杜牧、字牧之，號樊川，晚唐詩人。人呼曰小杜，以別杜甫。

即我耳。可謂奇絕矣。蓋至奇絕處，即至危險處也。夜半歸寓，憊甚。

四九 望廬山瀑布

李白

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挂長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五〇 山行

杜牧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齋藤正謙、號拙堂。伊勢津藩士。慶應元年歿、年六十九。

孤野 在伊勢國三重郡。

五一 山房觀楓記

齋藤 正謙

杜樊川山行詩、膾炙人口久矣。予亦自少誦之、頗知其佳。今山房之游、親涉實境、始得知其妙。既還、衆客交來詢勝狀。予輒舉樊川詩以答曰：山房在孤野水澤村。出北門行五里、至龜山。又四里、其間涉阜。阜盡而林、林盡而原、原盡而麓。山房在焉。樹枝鈎衣、石稜嚙足、小徑岐出、使人迷。是非所謂遠上寒山石徑斜者耶。龜山以北、地甚幽僻、稀遇行人。抵山房、雲樹埋山、不復見人煙。但遙遙聞犬雞聲耳。是非所謂白雲生處有人家者耶。夫荒涼險惡如此、使人毛髮盡豎、

涼涼

晷 日景也。

許用晦

名渾、晚唐詩人。

紅葉青山句

謝亭送別詩曰：勞歌一曲解行舟。紅葉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

竦然思歸。然而至有楓處、千樹飽霜、景不可狀。停筇植立、目忘勞、足忘疲、躊躇移晷而不能去。是非所謂停車坐愛楓林晚者耶。其色深紅如燃、艷而不夭。假使僊桃梅棠同時而出、必將羞形穢焉。是非所謂霜葉紅於二月花者耶。蓋楓葉之色、深山爲佳。彼上寒山、涉石徑、入白雲、無人之境、宜其得勝花之楓也。今予亦踏其地、細嚼其詩、語語深切、莫不符合我意。所欲出彼既言之矣。若夫山房之爲地、碧峰錯立、清溪競流、楓葉爛然、粧點其間、上下映發、着人於錦屏繡障中、則樊川詩之所未道。今又以許用晦紅葉青山

水急流句補之庶幾得其全矣。公等欲知山房之勝則誦此詩句可也。客皆唯唯而退。乃書其所答以爲記。

五二 光武中興

十八 史略

其一 昆陽之戰

復社稷  
王莽篡漢室、國號  
新。故云。  
春陵  
在湖北省。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之後也。秀兄  
續、字伯升、慷慨有大節。常憤憤欲復社稷、不事家人  
生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及南陽騷動、分遣親  
客、發諸縣兵。續自發春陵子弟。皆恐懼亡匿。曰：伯升

更始  
劉玄。  
昆陽、定陵、鄗  
並在河南省。

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自  
安部署賓客、招說諸帥。新市、平林、下江、兵皆來會。兵  
多無所統一。欲立劉氏從人望。下江將王常欲立續。  
新市平林將帥憚其威明、遂立更始。以續爲大司徒。  
秀爲將軍。秀徇昆陽、定陵、鄗、皆下之。王莽遣王邑、王  
尋大發兵、平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壘尉、驅虎豹犀  
象之屬、以助兵勢。號百餘萬。旌旗千里不絕。諸將見  
兵盛、皆走入昆陽。欲散去。秀至鄗、定陵、悉發諸營兵。  
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尋邑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  
斬首數十級。諸將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

敵勇甚可怪也。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連勝遂前。無

不一當百。秀與敢死者三

千人，衝其中堅。尋邑陣亂。

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昆

陽。城中守者亦鼓譟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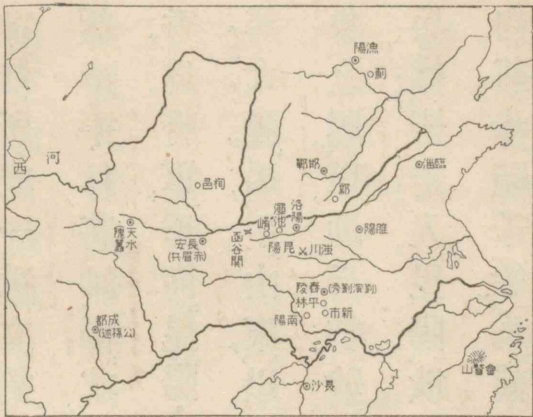
外合勢，呼聲動天地。莽兵

大潰，走者相踐，伏尸百餘

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

下如注。虎豹皆股戰，溺死潢川者萬數。關中聞之震

恐，海內豪傑響應，皆殺莽，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



昆陽戰地圖

潢川 在河南省。  
關中 謂函谷關以西。

旬月徧天下。

續兄弟威名日盛，更始殺續。秀不敢服喪，飲食言笑。

惟枕席有涕泣處，更始慚，拜秀大將軍，封武信侯。未

幾，以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所過除莽苛政。南陽

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

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

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更始常才，帝王大業，非

所任。明公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

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令禹常宿止於中，

與定計議。

其二 鐵中錚錚

垂髻戴白 童稚父老也。髻，小兒髮。

赤眉 西漢末之流賊。

崤底 崤，山名。底，陵也。在河南省。

東隅 謂早也。日出必自東隅。

桑榆 謂晚也。日落之時，其光尚留於桑榆之上。

〔得無……乎〕

關中未定。鄧禹引衆而西，號百萬。所至停車駐節，勞來百姓。垂髻戴白，滿車下。名震關西，至柁邑，久不進兵。赤眉大掠而出。禹乃入長安。赤眉復入。禹戰不利，走徵還京師。遣馮異入關。禹慚無功，要異共攻赤眉。大戰於回溪，敗績。收散卒，堅壁。已而大破赤眉於崤底。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灑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赤眉餘衆，東向宜陽。上勒軍待之。樊崇以劉盆子丞相徐宣等肉袒降。上陳軍馬，令盆子君臣觀之。謂曰：得無悔降乎？宣叩頭曰：去虎口

錚錚 金聲也。金聲，大也。錚錚，聲也。

倭倭 好貌。

成都 蜀都。

子陽 公孫述字。

歸慈母，誠歡誠喜無限。上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庸中倭倭者也。各賜田宅。

其三 同符高祖

建武九年，隗囂死。囂自更始初年起兵，至建武初，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後嘗遣馬援往成都，觀公孫述。援與述舊，謂當握手歡如平生。時述已稱帝四年矣。援既至，盛陳陛衛以延援。援謂其屬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迎國士，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初



岸幘  
露額曰岸幘覆髻  
附屬不冠時服也  
二帝  
公孫述、隗囂。

到良久即引入。上自殿廡下，岸幘迎笑曰：「卿邀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曰：「當今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其四 得隴望蜀

援歸，囂問東方事。援曰：「上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淵達多大節，略與高祖同。經學博

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法度，又不喜飲酒。囂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乎？」遣子入侍，未幾反復嘗問班彪，以戰國從橫之事。彪作王命論，諷之。囂不聽。」

馬援詣行，在上復使游說。仍自賜書，囂竟臣於公孫述。述立囂為朔寧王，上征囂。馬援在上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軍所從徑道。上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軍。囂奔西城，病餓，恚憤而卒。隴右悉平。上既平隴右，曰：「人苦不自足，既得隴復望蜀。」遣大司馬吳

隴右  
甘肅四川兩省西北  
隅之地。



重野博士

重野安繹

大久保公

大久保利通

池田忠雄

官名。吾、樂也。掌  
執金革、以禦非常。

重野博士嘗言、故參議大久保公少時語人曰、生得  
祇役江戶、歸路過京師、觀兩都文物繁盛之狀、吾願  
足矣。公生於西陲、身微祿薄、進退不得自由、仰視其  
君大夫、不啻如九層塔。故其發於言如此。然他日遭  
遇盛際、龍驤虎躍、贊成中興、偉業觀風、歐米折衝、清  
國參畫大政、十有餘年、爲明治元勳。何其與始願懸  
絕之甚也。源右大將在謫所、願主伊豆一國。漢光武  
微時、冀爲執金吾。其後一爲六十六國總追捕使、一  
爲漢家中興之主。蓋今古英傑、材非尋常、量侔海嶽。  
故其每轉身、輒加長大。居如不能容、進如或導之、火

膠膠然  
志大言大也

燃泉達、不至極處不止。如公不其然乎。然則始願之  
不高益見其可貴矣。今之人士則不然。無自知之明、  
志望則極高、膠膠然莫不以古人自期。及時馳歲去、  
終成枯落、乃疑於有志者事竟成之爲虛語。殊不知  
志者須勤始成、非有通敏之才、剛健之德、以副之、必  
不能達焉。彼才疏氣弱、無所勤苦、此其所以志在青  
雲、而終身糟糠不厭也。今子妙齡、方值有爲之秋、故  
告以此。其必有善處之。

五五 高山正之傳 賴 襄

其一

高山正之上野人也。字彥九郎。家世農。正之生而俊異。喜讀書。略通大義。爲人白晳。精悍。眼光射人。聲如鐘。有奇節。母死。廬於家側。三年。饘粥不給。骨立如枯木。事聞。官欲旌之。其鄉俗喜博奕。健訟。素嫉正之所爲。誣告於吏。繫之獄。獄胥食之不食。已而得出。即辭家遊四方。求豪雋奇傑之士。交之。江戶人江上關龍。豐前人梁又七。輩最親善。天明季年。歲饑。所在盜起。上野亦不靖。正之奮袂起曰。不可使我鄉有此不良事。欲往理之。辭於關龍。關龍欲援之。正之不欲。瞋以

獄胥

司獄之吏。

雋

與俊通。

德。得也。

季子。末子也。

表甲。受之。獨行。至板橋驛。時已夜矣。有二男子。在橋上。相嚮臥。兩尻高而頭凹。正之念。不蹋不可行。患之。已而曰。是官道也。彼塞之無狀。蹋可。蹋凹處而過。其人蹶起。並呼曰。誰蹋吾頭者。拔刀連鋒追擊。正之顧而睨曰。喝。其人辟易不敢迫。遂往。未至其鄉。過一旅店。有喧呼飲酒者。則關龍與又七。帥徒。殊途先往。會事。平會飲也。呼正之同醉。俱還。後官獲劇賊渠帥。自語。平昔未嘗遇難。當漢嘗在板橋。要人行劫。遇一眇小丈夫。瞋目呵我。憶之。今猶股栗也。

關龍善劍。每謂正之曰。子雖以氣服人。不熟武藝。遇

刀欄  
刀柄也。

眞英雄乃窮矣。正之不服。關龍罵曰：彦九無用男子，能死斬我。正之憤然欲拔刀。關龍以手壓刀欄，笑曰：止焉。正之啞啞終弗能拔也。於是折節學劍，每夜自試至千遍乃寢。

其二

正之又喜交文學士。聞人說孝子義僕事，雖遠輒往問之。轉述之於人，殷殷淚隨聲墮。談古今君臣順逆跡，慷慨如己與同時。關其事少入平安，至三條橋東，問皇居何方。人指示之，即坐地拜跪曰：草莽臣正之，行路聚觀怪笑不顧也。遊京郊，過足利高氏墓，數其

殷殷  
憂貌。

草莽之臣  
在野曰草莽之臣。

一權人

謂田沼意次也。

公上

幕府。

禁門を拜し奉らむとて先づ仙洞御所の御門前を経る時に地上に稽首し奉る。

一侯

謂松平定信。

花月軒

仙洞御所の御門前を先づ  
地を稽首し奉る

正之筆

悉革、每聞一號令出、喜形於色。

罪惡大罵鞭之三百。故平時見人惡疾之如仇。一權人專利。中外愁怨而不敢言。正之與同志語，攬涕曰：噫，公上百不知也。今接故紙爲幟，樹山廟門外，號召立可得千許人。於誅豎子，何有聞者掩耳。其後弊事

正之遊道極廣。公侯時招致之不辭。嘗抵一侯與政路者。兩童子穿澣濯衣袴，襍饋食甚謹。侯指曰：是小兒輩，欲長者教誨之。正之聞之，逡巡侯曰：勿然。雖余

有闕失、願聞之也。正之拜曰：然則有所敢言。往年某處民、兄弟復父讎者、護送之、同囚徒。是等事、關風教、願加意焉。侯謝曰：一時指揮不到、後當謹之。其為世所重、而直己不阿如此。然正之在東、不得意。西遊至筑後、過一關、關吏呵止。正之歸館、自刺。館主人驚問故。不答。曰：吾館子、子自刃死。無他證、又不知其故。吏來檢尸、何辭答之。願勿殊以待。正之曰：諾。刺刃于腹、與劇談。至夜分、吏來秉燭檢之、又問故。不答。固問曰：狂發而已。乃握刀、深入尺許、即死。臨死、館主問所欲言。正之曰：寄語海內豪傑、好在而已。正之既死、事傳

都 諸侯、治所之也  
並如美所以死者

先人

亡父也。謂賴春水

元弘帝  
後醍醐帝

三都莫知其所以死。或曰：受關吏辱、慚憤死也。關龍曰：吾數罵人、試之、真欲斬我者、獨正之。彼已果於殺人。故亦果於自殺耳。又七聞之曰：否、否、彥九蓋有所感於夢寐中。爾噫、渠雖夢猶能死者也。外史氏曰：予幼聞先人善談彥九郎。先人亦嘗數相逢三都間。記其鄉貫、係新田郡細谷村人。先世蓋屬南朝者、其好義、不無所自云。嘗與客語、及元弘帝逃伯耆、事爭其地名訓讀。正之曰：吾嘗再赴伯耆、訪土人識之。客不復能爭。其人確實類之。先人嘗欲為之傳、不果。近讀或書、正之事、疑為不軌之民、冤矣。予故

敘鈔敘

略敘所聞如此。

鹽谷世弘、號石陰、  
江戸人。爲幕府儒  
官。慶應三年歿、年  
五十九。

室鳩巢

名直清、幕府儒官。  
享保十九年歿、年七  
十七。

延元帝  
後醍醐帝。

五六 彦九郎讀駿臺雜話 鹽谷世弘

高山彦九郎嘗至一士人家見案上有室鳩巢  
臺雜話披而讀之至并論楠公與諸葛亮謂孔明待  
三顧而出其進重故受任專楠公則不然所以委任  
不重而自速戰死也怒髮逆衝直擲書於前庭主人  
驚問故正之曰腐儒不解事矣亮之於劉備素非有  
君臣之分也則其重也宜我延元帝則萬代一統之  
主不幸有出狩之變此天下之人苟食斯土者將疾

奔勤王之不暇况楠氏邑在封圻之內其待王命而  
出吾尚以爲晚若之何其可與諸葛亮同出處哉聞  
者服其至論

五七 劉備 十八史略

其一 髀肉之歎

劉備字玄德其先出於景帝中山靖王勝之後也有  
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河東關羽涿郡張飛與  
備相善備起二人從之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密詔與  
劉備誅曹操操一日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唯使

河東  
黃河左岸屬山西  
涿郡  
屬直隸省  
曹操  
魏武帝

筋  
管也。

徐州

屬江蘇省。

冀州

直隸·山西·河南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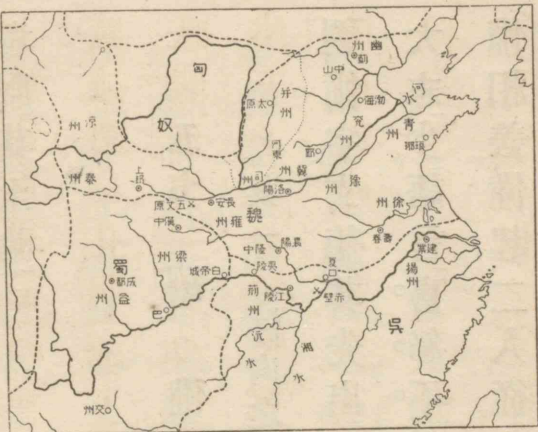
部。

汝南

屬河南省。

荊州

屬湖北省。



三國分爭地圖

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君與操耳。備方食，失匕筋。值雷震，詭曰：聖人云，迅雷

風烈必變，良有以也。備既被遣，邀袁術，因之徐州，起兵討操。操擊之，備先奔冀州，領兵至汝南。自汝南奔荊州，歸劉表。嘗於表座起至廁，還慨然流涕。表怪問之，備曰：常時身不離鞍，髀

其二 水魚之交

瑯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備訪士於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備三往，乃得見亮，問策。亮曰：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國險而民附，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荊州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天下有變，荊州之軍向宛、洛，益州之衆出秦川，孰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乎？備曰：善。與亮情好日密。曰：孤之

瑯琊

山東省諸城縣。

襄陽

屬湖北省。

隆中

山名。在湖北省襄陽縣西。

管仲

春秋齊桓公賢相。

益州

屬四川省。

秦川

陝西·甘肅兩省之地。



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五八 赤壁之戰

十八史略

赤壁 在湖北省嘉魚縣東  
北江濱。  
江陵 湖北省江陵縣。  
夏口 在湖北省武昌縣。  
孫將軍 孫權。  
吳 江蘇、浙江、兩湖地方。

曹操擊劉表。表卒。子琮舉荊州降操。劉備奔江陵。操追之。備走夏口。操進軍江陵。遂東下。亮謂備曰：「請求救於孫將軍。」亮見權說之。權大悅。操遺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群下，莫不失色。張昭請迎之，魯肅以爲不可，勸權召周瑜。瑜至，曰：『請得數萬精兵，進往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拔刀斬前奏案，曰：「諸將吏敢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以瑜

蒙衝 船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者也。

仲謀 孫權字。  
景升 表字。

督三萬人，與備并力逆操。進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進，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帷幔，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爲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着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皆指言：「蓋降。」去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煙焰漲天。人馬溺燒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走還。後屢加兵於權，不得志。操歎息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向者劉景昇兒子豚犬耳。」

五九 陶侃

十八史略

義陽  
屬河南省

江夏

屬湖北省

廣州

廣東・廣西二省之地

樗蒲  
賭博也

陶侃少孤貧。孝廉范逵過之。侃母湛氏截髮賣爲酒食。逵薦侃。遂知名。初爲荊州都督劉弘所用。討義陽叛蠻張昌。又討破江東叛將陳敏。又擊破湘州劇賊杜弢。自江夏太守爲荊州刺史。王敦疾之。左遷廣州刺史。侃在州。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故習勞耳。東晉明帝時。都督荊湘等州諸軍事。侃性聰敏。恭勤。嘗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取諸參佐酒器。蒲博具。悉投於江。曰。樗蒲者。牧猪奴戲耳。嘗造船。籍竹頭木屑。而

南陵  
在安徽省  
白帝  
在四川省

肥水  
源出安徽省合肥縣  
紫蓬山

掌之後。正會雪霽。地濕。以木屑布地。及後有征蜀之師。得侃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緻密。類此。及都督八州。威名赫然。或謂侃嘗夢生八翼。上天門。至八重折左翼。而下。力能跋扈。每思折翼之夢。輒自製在軍。四十年。明毅善斷。人不能欺。自南陵至白帝。數千里。路不拾遺。

六〇 肥水之戰

十八史略

晉以秦人強盛爲憂。武帝詔求良將。可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歎之曰。安之明。乃能違衆

〔未嘗不……〕

廣陵  
在江蘇省。

北府  
晉人以京口爲北府。在江蘇省。謝玄居之。

歿  
隙也。

長安  
在陝西省。

洛澗  
二水名。

壽陽  
在安徽省。

八公山  
在壽陽北。

舉親。玄才不負所舉。吾嘗見其使才。雖屢履間。未嘗不得其任。玄鎮廣陵。得劉牢之等爲參軍。戰無不捷。號北府兵。敵人畏之。秦遣兵分道寇晉。陷諸郡。執襄陽刺史朱序以歸。已而議大舉。或謂晉有長江之險。秦苻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可斷其流。時中外皆諫。惟慕容垂。姚萇。欲乘其釁。勸之南伐。堅遂發長安。成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晉以謝石爲征討大都督。謝玄爲前鋒。都督督衆八萬。拒之。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趨洛澗。直渡水。擊秦前鋒。梁成斬之。石等水陸繼進。堅登壽陽城。望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

朱序  
晉將。降在秦軍。

穀堂

名蕪。精里長子。任鍋島侯。天保七年歿。年五十九。  
山靜之句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

山草木皆以爲晉兵。憮然有懼色。  
秦兵逼肥水而陣。玄使人謂曰。移陣少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可乎。堅欲聽。晉兵半渡。蹙之。麾兵使却。秦兵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陣後。呼曰。秦兵敗矣。遂潰。玄等乘勝追擊。秦兵大敗。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至。堅狼狽還長安。

六一 靜古館記

林 長孺

佐賀穀堂古賀先生。新築館於其鄉金毘羅山。名之曰靜古。蓋取山靜似太古之句也。頃使其鄉人永山

六月秋  
劉克莊詩云：簾外蒼榕六月秋。

雪於奇——奇於雪  
月於勝——勝於月

德夫命長孺爲之記。而長孺未嘗履其地。奚能得而記之哉。雖然，先生既名之以靜古，則其山之勝景，可想而得焉也。因問德夫曰：山有花乎？曰：有焉。有竹乎？曰：有焉。有溪乎？曰：有焉。苟有花，則二三月之候，風香雨紅乎？曰：然。苟有竹，則流翠欲滴，清涼可掬，所謂六月秋者乎？曰：然。苟有溪，則水落石出，苔碧沙明，扁舟繫灣，小橋截綠，雪於奇，而月於勝乎？曰：然。人之住此山者幾多？曰：無幾也。徑此山而往來者幾多？曰：無幾也。然則鳥啼雲繞，泉響磬答，而伐木丁丁，聞乎數里之外者有焉乎？曰：然。余乃嘆曰：宜哉！先生之以靜古

無不往而古  
無物不古  
無書不讀

名此館也。天下苟有花紅竹涼溪清之地，則子女遊賞趾相錯也。此山獨寂寞如此，可謂靜矣。而先生在，此讀古書，臨古帖，慕古人行古道，無不往而古焉。則可謂古矣。夫靜而古，靜古之名，良不誣也。因書德夫所以語余者爲記，質之先生。

六二 雪 喻

齋藤 正謙

時既嚴冬，花月之觀已逝矣。無物可娛目者。唯知閉戶擁爐耳。適快雪大至，意興復勃勃。推窓排簾，集諸友，置酒賞之，歡然樂甚。凡物莫艷於花，莫明於月，而

瓔珞  
頸飾。綴珠玉等爲之。

瞠然  
直視貌。

莫奇於雪。艷者明者其狀一而已。唯奇者變化無極。靜聽之也。撲撲蟲飛。砂砂玉碎。仰見之也。撒鹽漫空。飛絮舞風。其起也。素波銀濤。捲地而至。其亂也。敗鱗殘甲。蔽天而下。其着樹也。聯爲瓔珞。其封嶺也。排爲玉筍。其埋城郭屋舍也。變爲瑤宮瓊闕。且其艷似花先春。紛披其明似月當夜。玲瓏能併花月所長。而有之。花月則瞠然不能學其一端矣。嗚呼。雪之奇。一至此乎。夫花賞於和煦之時。月賞於清涼之辰。唯雪至窮陰沍寒之日。始得賞之。是知權愉之日。無由作奇。而至苦之境。乃能逼出大奇也。余於是乎有感。

六三 鶯 說

土屋 弘

鉅  
與巨同、大也。  
戊戌  
明治三十一年。  
邯鄲學步  
邯鄲趙都。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未得其變。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云。

鶯聲之妙。在巧轉喉。而其始術以導之也。善調鶯者。吹笙管類誘之。鶯側身聽之。累日不敢鳴。如沈思者。已有得。乃放喉而轉。嚙啞宛轉。巧妙悅人。爾後捕野鶯。置其側。亦善學其音。云。伊賀國名張。多養鶯。鬻於他邦。每年得利頗鉅。有一隻價至三百五十金者。今茲戊戌四月。友人福永得卿觀梅於月瀨。遂訪其友竹中謹一郎於名張。謹一好事士也。嘗畜二鶯。價各七十金。會村中女子來。奏絃三日。鶯聽化之。失其故音。殆類邯鄲學步者。因欲鬻之。鶯商不顧曰。此不直

胄子  
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嫡子也。

數錢。夫聲音之移物，禽鳥且然。古者教胄子，特選典樂，良有以矣。

六四 唐太宗

十八史略

其一 以至誠治天下

太宗時，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曰：願陽怒以試之。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吾自為詐，何以責臣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或請重法禁盜。上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後，路不拾遺。

桀紂  
夏桀王、殷紂王。並暴虐之君。  
稷、契、皋陶  
堯舜賢臣。  
龍逢  
關龍逢。夏桀王臣，諫桀而死。  
比干  
殷王子，諫紂王而死。

商旅野宿焉。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又嘗謂侍臣曰：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而藏之。有諸？曰：有之。曰：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此胡之可笑耶？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徵嘗告上曰：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上曰：忠良異乎？徵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

其二 創業守成孰難

上雖以武功定禍亂，終以文德綏海內。常以驕侈爲懼。嘗曰：人主惟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嘗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

然創業之難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慎之。

鄭公魏徵卒，上曰：以銅爲鏡，可正衣冠；以古爲鏡，可見興替；以人爲鏡，可知得失。徵歿，朕亡一鏡矣。徵葬，上自製碑書石。東征之役，不能成功，上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

東征  
謂伐高麗。

六五 社稷之臣

十八 史略

大理寺  
官名，掌獄刑。  
減刑  
上  
宋太祖  
鼎屬。

雷德驤判大理寺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驤憤惋，直詣講武殿奏之。並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賂，上怒叱曰：鼎鑄尙有耳，汝不聞趙普吾

柱斧  
水精小斧。

之社稷之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二齒。命曳出黜之。上自即位。或微行幸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夕大雪。普意上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異甚。亟出。則上立雪中。普惶恐迎拜。即普堂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少天下耶。南征北伐。此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上曰。吾欲取太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

久  
深更也。

太原  
在山西省。劉崇據之號北漢。

彈丸黑子之地。將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爾。姑試卿耳。

普沈毅果斷。以天下爲己任。嘗欲除某人爲某官。上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普徐拾以歸。補綴以進。上悟。乃可之。又有立功當遷官者。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下。曰。朕固不與。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安得以私喜怒專之。上不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宮門不去。上卒可之。後上疑普罷相。上崩。及太宗立。復入爲相。尋薨。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嘗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每朝有大議。輒闔戶自啓。一

在山西省。劉崇據之號北漢。



篋取一書閱之。及卒，家人視其書，則論語也。嘗謂太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六六 楠氏論

賴 襄

外史氏曰：余數往來攝播間，訪所謂櫻井驛者，得之山崎路。一小村耳。過者或不省其為驛址。蓋經足利織豐數氏世故變移，道里驛程，隨輒改耳。余於是低回不能去。顧望金剛山巖，立雲際，想見公舉義之秋，及其子孫據以扞護王室也。觀公詣行在，對天子曰：

山崎  
在山城國乙訓郡。

居然  
謂安然也。

臣而未死，賊不患不滅。夫以一兵衛尉而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豈非感激值遇，以身許國哉？故能以赤手障江河，回天日於既墜。何其壯也。公聚北條氏精銳於一城之下，而使新田足利之屬擣其空虛，以殫其渠魁。帝之復辟，驕爵任職，宜以公為首，而纔能與結城名和輩比肩。其失於舉措，足以知中興之無成矣。及足利氏叛，朝廷方倚新田氏為重，公特充編裨，供其驅使，亦以其門地有不若焉爾。然京師大捷，殆致掃殄者，非因公之策耶？嚮使帝以其所任新田氏者，以任於公乎？曷至使犬羊狐鼠之賊，蹂踐吾朝廷。

結城名和  
結城宗廣名和長年。

三朝 後醍醐・後村上・後龜山。  
漸 盡也。  
南風不競 譬南朝不振。

哉。然觀其臨死戒子，又曰：吾死，天下悉歸足利氏。夫知天下之不可為，而猶留其子孫，以衛天子，其設心雖古，大臣何以遠過？故子孫能守其遺訓，護正統，天子於彈丸黑子之地，以防四海寇賊者，及三朝五十餘年之久，舉一門之肝腦，而竭諸國家之難，至其漸盡灰滅，而後足利氏始得大成，其志於天下，蓋朝廷不能大任楠氏，而楠氏所以自任，莫以加焉。世之論中興諸將，尚視其資望大小，而不深揆其實，亦與當時之見等耳。不有楠氏，雖有三器，將安託焉？以繫四方，望哉！笠置夢兆，於是益驗，而南風不競，俱傷共亡。

終古莫以恤其勞，悲夫！抑正閏雖殊，卒歸於一，能熙鴻號於無窮，使公有知，亦可以瞑矣。而其大節巍然，與山河並存，足以維持世道人心於萬古之下。比之姦雄迭起，僅傳數百年者，其得失果何如哉？

六七 格言二則

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隋書）  
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左傳）

六八 乃木將軍論序 三島 毅

三島毅號中洲，備中人。文學博士。大正八年歿，年九十。

九鬼男  
名隆一。

嗚呼、乃木將軍逝矣。將軍滿腔忠盡、知有君而不知有己。故會先帝登遐、慟哭之極、決一死殉之。於是上自今上東宮、下至親戚朋友、或遺言、或遺書、懇到周密。然後從容處公務、毫不異平素。及大葬之夕、遂成其志、而夫人亦殉夫。余聞之、驚歎曰、此我邦武士道精華矣。因歔歔流涕、不復暇論其死之當否。頃九鬼男突如來訪曰、世有議將軍死者、何等輕佻。吾不能默止、借新紙而辯論、涉數日、積成冊、將刊以遺後昆。子幸序一言。余讀之、能言余所欲言。余復何言。無已、則有一焉。曰、將軍之死、所謂賢者過之者、凡事不過

夷齊

伯夷、叔齊。

顏、張

顏杲卿、張巡、並唐

烈士。

文、謝

文天祥、謝枋得、並

宋末義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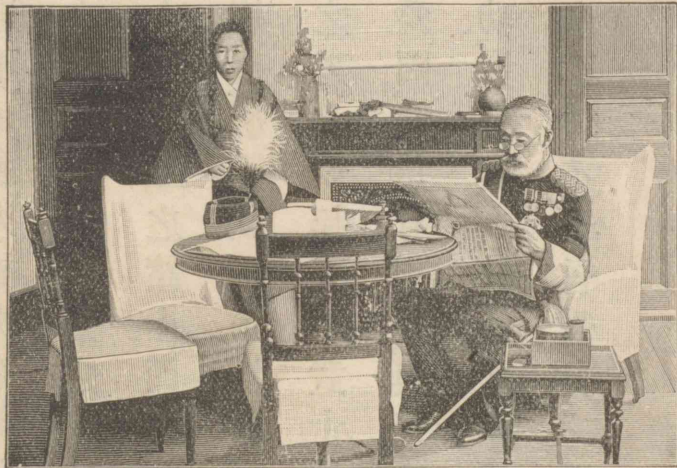
則不足動人。故夷齊首陽之餓死、興起唐之顏、張、宋之文、謝、歷世忠烈之士、楠氏湊川之耦死、興起明治中興勤王之諸士。而近時萬國交通之弊、國民喜新趨奇、所謂武士道、漸將掃地。方是時、將軍夫妻壯烈之死、大振起天下武士道。武士道而振、則人人忠君愛國、我特有國體、與天壤無窮矣。然則將軍一死之功、豈在夷齊、楠氏之下乎哉。今男着眼于此、有是論。余不得不一言贊稱之。乃收淚而序。

竹添光鴻、號井井、熊本人。仕爲全權公使。大正六年歿、年七十六。

六九 雙殉行

竹添光鴻

戰雲壓城城欲壞



乃木大將及夫人像

礮  
俗作砲

腹背受敵我軍敗  
聯隊旗兮臣所掌  
為賊所奪臣罪大  
旅順巨礮千雷轟  
骨碎肉飛血雨腥  
二萬子弟為吾死  
吾何面目見父兄  
青山馳道連朱闕  
萬國衣冠儼成列  
靈輿肅肅牛步遲

金輪徐輟聲如咽  
弔砲一響臣事終  
旁有蛾眉端坐伏  
遺書固封墨痕濕  
言言都自熱腸迸  
嗚呼以身殉君臣節堅  
忠魂貞靈長不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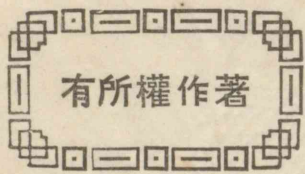
刺腹絕喉何從容  
白刃三刺纖手紅  
責躬誠世情尤急  
鬼哭神恫天亦泣  
舍生從夫婦道全  
千秋萬古侍桃山

中等漢文教科書 卷三

廣商第三學年乙組  
中村義輝

文部省檢定 日一十三月一年十正大

大正十年十一月廿二日  
大正九年十月廿九日  
大正九年十月廿九日  
印刷發行  
修正再版發行



編者 林泰輔

發行者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一番地 三省堂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三崎河岸十二號地 三省堂印刷部

發行所

(東京神保町)

株式會社

三省堂

(振替東京三一五五番)

中等漢文教科書	定價	大正十年度臨時定價
卷一	金貳拾八錢	金六拾貳錢
卷二	金參拾錢	金六拾錢
卷三	金參拾參錢	金七拾參錢
卷四	金參拾七錢	金八拾壹錢

大正十一年度臨時定價 金六拾參錢

泰輔

